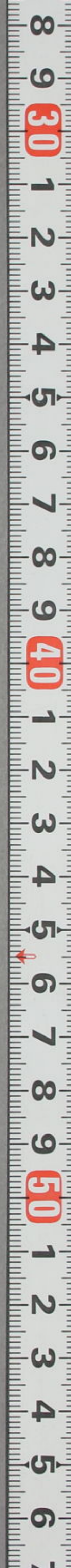




冊府元龜

卷之九百九十六
至一千

13
849
320



册府元龟

卷之九百九十六
至一千

13

849

320

849
320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外臣部 四十一

鞮譯 納質 責讓

鞮譯

王制云東曰寄南曰象西曰狄鞮北曰譯此盖王者
居域中之大享四海之富莫不來遠人懷殊俗乃傳
此徒通八蠻之言語導外臣之嗜欲所以其心上達

我澤下降至於飲食必豐衣服必美或錫之冠帶或授之印綬故得廻面內向欣戴皇仁楛矢東來白狼西入獻彼犀象發為詠歌皆繇此道也

周公居攝三年越裳以三象胥重譯而獻白雉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音使不通故重譯而朝故周官象

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論說焉

秦始皇時匈奴單于北徙十有餘年姓蠻鞮氏

切鞮音下美切其國稱之曰撐犁孤塗單于

天為撐犁謂子為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

天單于然也

漢武帝元鼎五年平南越置交趾郡凡交趾所統雖

置郡縣而言語各異重譯乃通

成帝建始中復株系

孝為若鞮自呼韓單于降後與漢親密見漢帝謚為

孝慕之王其子復株系以下皆稱若鞮南單于以下

直稱鞮也

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秦景憲受大月氏王使伊

存口授浮屠經浮屠正號曰佛隨與浮屠聲相近皆

西方言其來轉為二音華言譯之則謂淨覺言滅穢

成明道為聖悟服其道者相與和居治心脩淨行乞

以自給謂之沙門或曰桑門亦聲相近總謂之僧皆胡言也僧譯為和命衆桑門為息心比丘為行乞所謂佛者本號釋迦文者譯言能仁謂德克道備勤濟萬物也

王莽建國元年遣五威將軍王駿等六人授劍奴單于印綬單于佐姑夕侯蘇為譯

後漢明帝永平中益州刺史朱輔上疏言曰狼王唐叢等慕化歸義作詩三章臣輒令詳其風俗譯其辭語遣從事史李陵護送詣闕事下史官錄其歌并載夷人本語為注其一曰遠夷樂德歌詩曰大漢是居

魏官 與天合意 魏官 吏譯干端 岳譯 不從我來 旁莫

魏權 聞風向化 微衣 所見奇異 知唐 多贈繒布 邪毗 甘美

酒食 推澤 昌樂肉飛 招拒 屈伸悉備 局后 蠻夷貧薄

僂讓 無所報嗣 莫支 願主長壽 陽維 子孫昌熾 莫釋

其二曰遠夷慕德歌詩曰蠻夷所處 僂讓 日入之部

且交 慕義向化 繩動 歸日出王 落且 聖德深恩 亞德

與人富厚 魏菌 冬多霜雪 紉邪 夏多和雨 作邪 寒温

時適 藐尋 部人多有 藪橘 涉危歷險 辟危 不遠萬里

莫受 去俗歸德 術疊 心歸慈母 仍落 遠夷懷德歌曰

荒服之外 荒服 土地堯痛 卑藉 食肉衣皮 坐蘇 不見

鹽穀莫礪吏譯傳風因譯大漢安樂是漢攜負歸仁夜拒

蹤優觸冒險陝雷折高山岐峻偷狼緣崖磻石扶路

本薄發家息落百宿到雒理歷父子同賜捕菴懷抱側祿

匹帛懷豪傳告種人傳宣長願臣僕陵陽

和帝永元六年永昌郡徵外教恐乙王莫延慕義遣

使譯獻犀牛大象

九年徵外蠻及禪國王雍繇調禪音遣重譯奉國珍

寶

靈帝熹平二年日南徵外國重譯貢獻

晉惠帝元康中有胡沙門支恭明譯佛經維摩法華

三本前涼張重華鎮涼州天竺國重四譯來貢樂器

后秦姚興時有胡沙門鳩摩羅什為興所敬於長安

草堂寺集義學八百人重譯經本羅什聰辨有淵思

達東西方言北涼沮渠蒙遜鎮涼州時有罽賓沙門

曇摩讖與沙門智嵩等譯涅槃諸經十餘部

梁高祖普通二年新羅王募秦始遣使隨百濟奉獻

其俗呼城曰健矣羅其邑在內曰啄評在外曰邑勒

亦中國之言郡縣也語言待百濟覆通

後魏道武時太史令晁崇弟懿以善北人語內侍左

右為黃門侍郎是時蠕蠕社崙自號豆代可汗豆代

猶魏言駕馭開張也可汗猶魏言皇帝也社崙卒立其弟斛律號謁苦蓋可汗猶魏言姿質美好也斛律卒立其季父僕渾之子大檀號牟汗紇升蓋可汗猶魏言制勝也大檀卒子吳提立號處可汗猶魏言唯言神聖也吳提卒子吐賀真立號處可汗猶魏言唯也吐賀真卒子予成立號受羅部真可汗魏言惠也予成卒子豆崙立號伏名敦可汗魏言寧也豆崙卒立其叔父那蓋號候其代庫魯可汗魏言悅樂也那蓋死子伏圖立號他汗可汗魏言緒也伏圖為高車所殺子醜奴立號豆羅伏跋豆代可汗魏言彰制也

醜奴卒立其弟阿那環奔魏國人推娑羅門為王號彌偶可社旬可汗魏言安靜也今此釋言亦謂俗也明元時沙門法顯自長安遊天竺歷二十餘國隨有經律之處學其書語譯而寫之還至江南更與天竺禪師跋陀羅辨定之跋陀羅共沙門法業重加釋撰獻文時中散呂文祖以舊語譯注皇誥辭義通辨孝文時羽林監孟威以明解北人之語勅在注作以備推訪

北齊後主武平末侍中劉世清能通四夷語為當時第一後主命世清作突厥語翻涅槃經以遣突厥可

汗勅中書侍郎李德林為其序

隋高祖開皇十四年新羅王真王遣使貢方物新羅言語名物有似中國人名國為邦弓為弧賊為寇行酒為行觴相呼皆為徒不與馬韓同焉

唐太宗貞觀十四年三月流鬼國遣使余志重三譯

朝貢

玄宗開元中安西都護蓋嘉惠撰西域記云堅昆國人皆赤髮綠睛其有黑髮黑睛者則李陵之後故其人稱是都尉苗裔亦有繇然又今改稱紇圻斯者亦

是北夷舊號臣寮國史叙鐵勒種類云伊吾以西焉

者以北旁白山則有契弊烏護紇骨等其契弊則契秘烏護則烏紇也後為廻鶻其紇骨即紇圻斯也繇是而言蓋鐵勒之種嘗以稱紇骨矣其轉為黠戛斯者蓋夷音有緩急即傳譯語不同其或自稱黠戛斯者語急而然耳訪於吏譯云黠戛斯是黃頭赤面義即似為廻鶻所呼今使者稱自有此名未知孰是安祿山解六蕃語為玄帝牙郎

代宗寶應元年加冊廻紇可汗為登里頡咄登密施含俱錄英義逮加毗伽可汗加冊可敦為婆墨光親麗華毗伽可敦

頡咄華言社稷法用登密施華言到竟含俱錄華言婁羅毗伽華言足意

知婆墨華
言得憐

唐德宗貞元八年驃國王遣其弟悉利移因南詔重
譯來朝華言謂之驃自謂突羅成閻婆人謂之徒里
拙

文宗開成元年五月勅應邊州今置譯語學官掌令
教習以達異意

後唐李存信惠黠多數會四夷語別六蕃書善戰識
兵勢初為獻祖親信

晉康福善諸蕃語初仕後唐明宗視政之暇每詔入
便殿諮訪時之利病福即以蕃語奏之樞密使安重

誨惡焉嘗面戒之曰康福但亂奏事有日斬之福懼
周世宗顯德末占城國遣使朝貢所貢表文千貝多
葉簡以香木其言譯之方諭其意

納質

夫四夷稱臣納子為質其來久矣自漢氏建元之後
窮兵黷武開拓提封北逐匈奴南誅閩粵由是百蠻
懾伏厥角稽顙或內向而請吏或遣子於宿衛武力
之盛振古莫傳然而國帑虛竭生民減半復何補哉
雖後世相公或遵前制豈惟質其種裔習我華風而
又降其部落布之內地暨為害之深也則五胡亂於

西晉朱耶橫於唐季六月之詩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言逐出之而已

漢武帝建元六年南粵王胡為閩粵王郢所攻漢為興師討閩粵王弟餘善殺郢以降天子使嚴助往諭意南粵王胡頓首曰天子乃興兵誅閩粵死亾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胡病甚太子嬰齊請歸胡薨嬰齊嗣立遣子次公入宿衛

元光中大行王恢佐從驃侯趙奴虜樓蘭王樓蘭既降匈奴開發兵擊之於是樓蘭遣一子質匈奴一子質漢征和元年樓蘭王死國人來請質子在漢者欲

立之質子嘗坐漢法下蚕室宮刑故不遣報曰侍子

天子愛之不能遣其更立其次當立者樓蘭更立王漢復責其質子

太初四年貳師將軍李廣利斬大宛王更立貴人昧察為宛王及貳師將軍之東旋車東出諸所過小國聞宛

破皆使其子弟從入貢獻見天子因為質焉歲餘宛貴人殺昧察立故宛王母寡弟蟬封為王遣子入侍質於漢漢因使使賂賜鎮撫之

宣帝五鳳四年匈奴單于稱臣遣弟谷蠡王入侍甘露元年正月遣子右賢王銖樓渠堂入侍郅支單

于亦遣子右大將駒子利受入侍

元帝初元四年遣使奉獻因求侍子願為內附遣衛

司馬谷吉送之

成帝建始二年匈奴呼韓邪單于子死子雕陶莫臯

立為復株索若鞮單于遣子右致盧兒王醯諸屠奴

侯入侍

是時康居亦遣子侍漢史失其年

鴻嘉元年復株索單于死弟且麋胥立為搜詣若鞮

單于遣子左祝都韓王胸留斯侯入侍

元延元年搜詣若鞮單于死弟且莫車立為車牙若

鞮單于遣子右於駱仇揮王烏夷當入侍

綏和元年車牙若鞮單于死弟囊知牙斯立為烏珠

留若鞮單于遣子右股奴王烏鞮牙斯入侍

二年匈奴侍子右股奴死歸葬遣子右於駱仇揮王

稽留昆入侍

哀帝元壽二年匈奴單于來朝帝遣侍子稽留昆隨

單于去到國

平帝元始初單于復遣稽留昆同母兄右大且方與

婦入侍還歸復遣且方同母兄左日逐王都與婦入

侍是時帝幼大皇太后稱制新都侯王莽秉政欲說

太后以威德至盛異於前

說讀曰悅以此事取悅於太后

適風單于

風讀令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云入侍云者其女名太后

所以賞賜之甚厚

後漢光武建武二十一年冬鄯善王車師王等十六

國皆遣子入侍奉獻願請都護帝以中國初定未遑

外事乃還其子也一云車師鄯善焉耆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

二十五年三月南單于遣子入侍

明帝永平十六年春奉車都尉竇固出酒泉破呼衍

王天山呼衍匈奴王號天山即祁連山一名雲山在伊州北留兵屯伊吾盧城

明年春西域于寘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自絕六十載後復通焉

十七年戊巳較尉耿恭屯後王部金蒲城金蒲城車師後王城

廷也金廷州蒲昌縣移檄烏孫示漢威德大昆彌已下皆願遣

子入侍恭乃發使齎金帛迎其侍子

和帝永元二年大將軍竇憲破北匈奴車師震懼前

後王並遣子入侍車師有後王前王前王即後王之子其庭相去五百里

六年西域都護班超大破焉耆尉犁斬其王白是西

域降服納質者五十餘國

安帝永初中鮮卑大人燕荔陽詣闕朝賀令止烏桓

較尉所居窳城下通胡市因築南北两部質館築館以受

降鮮卑邑落百二十部各遣子入質

順帝永建五年疏勒國王臣磐遣侍子與大宛莎車

使俱詣闕貢獻

魏明帝太和元年十月焉耆王遣子入侍

晉武帝太康元年八月車師前部遣子入侍

四年八月鄯善國遣子入侍假其子歸義侯

六年十月龜茲焉耆國遣子入侍

後魏太武正平元年車師國王遣子入侍是時狄道人李寶初欲謀歸款令其子承隨表入質帝深相器異禮遇甚優賜爵姑臧侯

孝文太和十五年詔立高句麗王雲又詔雲遣世子入朝雲上書辭疾遣其從叔子隨使詣闕

唐玄宗開元二年二月壬寅新羅王子金守忠來朝留宿衛賜宅及帛以寵之

是年閏五月戊寅詔曰我國家統一寰宇歷年滋多九夷同文四隩來暨夫其襲冠帶奉正朔顛顛然嚮風而慕化列於天朝編於屬國者蓋亦衆矣我則潤之以時雨炤之以春陽淳德以柔之中孚以信之玄風旣同群物茲遂莫不自天壤窮海域厥角以請吏執贄以來庭皇唐之德於此爲盛今外蕃侍子久在京國雖威惠之及自遠畢歸而羈旅之志重遷斯在宜命所司勘會諸蕃充質宿衛子弟等量放還國契

丹及奚延通質子並即停追前令還蕃首領等至幽州且住交替者即旋去朕欲以鳥獸咸若華戎俱泰來則納其朝謁之禮去則隨其生育之心推我至誠崇彼大順含弘之施德莫厚焉

十五年契丹遣首領諾括來送質子并獻方物

代宗大曆九年二月辛卯渤海質子大英俊還蕃引

辭于延英殿

德宗貞元七年八月渤海王遣其子太貞幹

一作真幹來

朝請備宿衛

憲宗元和元年十一月放宿衛新羅質子金獻忠歸

本國

十五年二月新羅質子試太子中允賜紫金魚袋金

士信奏臣本國朝天二百餘載嘗差質子宿衛闕庭

每有天使臨蕃即充副使轉通聖旨下告國中令在

城宿衛質子臣次當行之

文宗開成元年新羅王金景微遣其子義琮來謝恩

兼宿衛二年四月放還蕃是年十二月新羅國質子

試光祿卿紫金魚袋金允夫進狀稱本國王命臣入

朝充質子二十六年矣三蒙改授試官再當本國宣慰

及冊立等副使准往例皆蒙特授正官遂授武成王

廟今

晉高祖天福三年八月青州王建立奏高麗國宿衛質子王仁翟乞放歸鄉里可之

責讓

夫要荒之服聲教攸暨天子有守在四夷之道春秋著疆以天下之法故威讓之命所以懲其不貢文告之辭所以譴其不庭惟制御之多方在羈縻而勿絕若乃象胥是設言語既通使者載馳要領斯得而乃陸梁負約桀驁渝盟鼠首多疑狼心肆志或自相殘孽或敢行侵叛憫其類之所憇慮我邊之有聳繇是

布之言令昭以刑德示曲直之旨諭誅賞之意故有革心改圖厥角謝罪者矣

漢武帝太初中樓蘭王遣一子質漢一子質匈奴後貳師擊大宛匈奴欲遮之貳師兵盛不敢當即遣騎因樓蘭候漢使后過者欲絕勿通軍正任文將兵屯玉門關為貳師後距

後距者居後以拒敵

捕得生口知狀以聞

帝詔文便道引兵捕樓蘭王將詣闕簿責王

以文簿一責

之對曰小國在大國間不兩屬無以自安願徙國入居漢地帝直其言遣歸國

宣帝時賜烏孫大吏大祿大監金印紫綬使尊輔大

昆彌呈靡星靡死子雌栗靡立為小昆彌後未振將使人刺殺之漢責大祿大吏大監以雌靡見殺狀奪金印紫綬更與銅墨

哀帝建平二年烏孫庶子卑援音壹 音竹 入匈奴介

寇盜匈奴擊敗之卑援壹恐遣子趨逐為質匈奴音速

錄單于受以狀聞漢遣中郎將丁野林副較尉公乘

音使匈奴責讓單于告令還歸卑援壹質子單于受

詔遣歸

後漢順帝永和中南匈奴左部勾龍王吾思居細等

背叛中郎將梁並等擊破之天子遣使責讓單于關

以恩義令相招降單于本不預謀乃脫帽避帳詣並

謝罪

隋高祖開皇六年契丹諸部相攻擊久不止又與突

厥相侵高祖使責讓之其國遣使詣闕頓顙謝罪

十七年賜高麗王湯璽書曰朕受天命愛育率土奠

王海隅宣揚朝化欲使圓首方足各遂其心王每遣

使人歲聿朝貢雖稱藩附誠節未盡王既人臣須同

朕德而乃驅逼鞅鞞固禁契丹諸蕃頓顙為我臣妾

忿善人之慕義何毒害之情深乎大府工人其數不

少王必須之自可聞奏昔年潛行財貨利動小人私

將弩手逃竄下國豈非修理兵器意欲不減恐有外
聞故爲盜竊時命使者撫慰王蕃本欲問彼人情教
彼政術王乃坐之空館嚴加防守使其閉目塞耳永
無聞見有何陰惡弗欲人知禁制官司畏其訪察又
數遣馬騎殺害邊人屢騁姦謀動作邪說心在不賓
朕於蒼生悉如赤子賜王土宇授王官爵深恩殊澤
彰著遐邇王專懷不信掌自猜疑掌遣使人密覘消
息純臣之義豈若是也蓋當繇朕訓導不明王之愆
違一已寬恕今日以後必須改革守藩臣之節奉朝
正之典自化爾蕃勿忤他國則長享富貴實稱朕心

彼之一方雖地狹人少然普天之下皆爲朕臣今若
黜王不可虛置終須更選官屬就彼安否王若酒心
易行率繇憲章卽是朕之良臣何勞別遣才彥也昔
帝王作法仁信爲先有善必賞有惡必罰四海之內
俱聞朕旨王若無罪朕勿以兵自餘蕃國謂朕何也
王必虛心納朕此意慎勿疑惑更懷異圖往者陳叔
寶代在江陰殘害人庶驚動我烽候抄掠我邊境朕
前後誠勅經歷十年彼則恃長江之外聚一隅之衆
悖狂驕傲不從朕言故命將出師除彼凶逆往來不
盈旬月兵騎不過數千歷代逋寇一朝清蕩遐邇久

安人臣胥悅聞王歎恨獨致悲傷黜陟幽明有司是職罪王不爲陳滅賞王不爲陳存樂禍好亂何爲爾也王謂遼水之廣何如長江高麗之人多少陳國朕若不存含育責王前愆命一將軍何繇多力懇懃跪示許王自新耳宜體朕懷自求多福湯得書惶恐將奉表陳謝會病卒

唐太宗貞觀十五年二月旣破薛延陀是月延陀使者辭還太宗謂之曰語爾可汗延陀爲大突厥爲小爾責突厥羊馬又勒首領侍衛我今最處尊大亦須微發於爾我旣不爲爾安得妄作爾云突厥部數竊羊馬犬鼠之盜何國無之執而加罪足以懲誠豈得將兵踰漠違負要約耶我國家西越昌海東踰遼澤緣邊州郡列屯將士亦猶延陀有四面可寇至便擊朔州道總管爲大度設引兵欲入長城輕軍往問曾無報荅控弦馳突輕我師衆致此狼狽爾誠自取我邊方馬士一麾雲集今青山甲卒未盈三千斬將塞旗猶能若是舉措利害爾當自思

二十年十月壬申詔曰高麗餘燼謂能悔禍故遣停兵全其巢穴而覓頑戾性殊未革心前後表聞類多不實每懷詭誑罪極難宥見朕使人又虧蕃禮所令

誨云莫擾新羅口云從命侵凌不止積其姦惡嘗苞禍心蓋天攸棄豈宜馴養自今已后勿聽朝貢

高宗時吐谷渾爲吐蕃擊走投涼州請附內地吐蕃大臣祿東贊亦屯兵於青海之地遣使人諭仲琮入朝上表稱吐谷渾之罪仍請和親高宗不許之遣左衛郎將劉文祥使于吐蕃降璽書以責讓之

德宗貞元十三年正月吐蕃贊普遣使農索昔齋表請修和好邊將以聞德宗以其豺狼之心數負恩背約不受表狀任其使却歸

武宗會昌四年十月賜黨項詔曰自爾祖歸款國家依附邊塞爲我赤子編于黔黎牛馬蕃孳種落殷盛不侵不叛頗効信誠比聞邊將不守朝章失于緜緝因緣微斂害及無辜念爾遠人莫知控告特命朕之愛子實總元戎所冀群帥聽命而不敢自專諸部懷冤有所披訴奉我憲令以保和寧如聞莫顧恩私遂懷憑恃攘奪不避于官物驅掠罔憚于中人擅用甲兵恣行攻劫豈有朝廷內地輒此鳴張道路阻艱商旅殆絕朕便欲詔命諸鎮同力勦除深慮玉石難分善惡同弊今再爲條制各使得宜却令節將指揮許其處斷如事有冤濫政乖公平並遣巡院奏聞朝廷

必與申理如或不知恩貸猶敢猖狂國有典章必難
容捨故茲曉示當體朕懷初黨項自貞觀五年詔開
河曲地爲六十州內附者三十萬口有大酋長拓拔
赤詞者與諸首領歸款朝廷以爲松州都督賜姓李
氏自是從大積石山已東並爲中國之境歲來朝覲
及武宗卽位以破迴鶻之衆塞上紛擾慮邊將統押
不得威重故以皇子德王愕遙鎮朔方道節度充管
押西北諸蕃部落使時曾遣中使宣撫或爲戎騎所
掠故有是詔戒之

後唐莊宗初爲晉王天祐十四年二月新州編將盧
文進殺其帥李存矩叛投契丹寇我新州先是契丹
阿保機當武皇時屢盟於雲中面相約束款塞交歡
義爲弟兄急難相救彼無侵苦至是容納叛臣渝盟
犯塞使讓之曰畫野離疆雖有華戎之別惟忠與信
不違蠻貊之邦契丹王氣稟貞剛心懷仁義爲天山
之貴族據玉塞之雄藩恩加辨髮之鄉威讐控弦之
俗往者降情修好款塞通盟各守封疆交陳贄幣錦
車使者聳馳問遺之書牙帳賢王頗識會同之禮關
山無事風馬有歸青塚路邊罕有射鵬之騎受降城
北更無遺鏃之憂永保初終不渝信誓近者盧文進

潛圖克逆苟避誅夷苞姦蘊惡之情何方可保有父
 有君之國皆所不容契丹王未始苞藏專聽誑惑黨
 一夫之罪惡絕兩國之歡盟縱彼犬羊窺吾亭鄣徒
 封牛耳難保獸心輒將左袵之徒幸我中原之利見
 蒐兵甲決戰西樓暫勞車騎之師佇見橐街之首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 參閱

西極文翔鳳 訂正

豫章黃國琦 較釋

外臣部 四十一

狀貌 技術 勇鷲 悖慢 怨懟

殘忍

狀貌

夫戎狄蠻夷各處其極東西南北咸有所稟豈惟嗜
 慾不同抑亦形貌有異盖天意所以分夷夏別族類

也或自傳譯狀彼會帥或因朝貢驗彼使人良史存之亦圖式之盛也

夏高時汪罔氏之君曰防風氏禹致群臣於會稽山

防風氏後至殺而戮之防風氏違命後至故禹殺之陳尸為戮其節專

車骨一節其長專車專檀也

周頃王時鄭瞞國君長狄僑如防風之後漆姓弟兄三人佚

宕中國佚猶更也瓦石不能害肌膚堅強瓦石打摘不能虧損叔孫得臣

最善射者也射其目一云富父終甥搆其侯以戈殺之身橫九畝廣

步長百步為一畝九畝五丈四尺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兵車之軾高三

尺三

漢武帝時匈奴休屠王太子金日磾休音許明切屠音儲磾音低

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

晉吐谷渾之子吐延身七尺八寸雄姿魁傑羗虜憚

之號曰項羽

梁毗騫國王身長丈二頸長三尺自古以來不死南

方號曰長頸王國

後魏光城蠻田益宗身長八尺雄果有將畧貌狀舉

止有異嘗蠻

比齊突厥木可汗俟斤狀貌奇異面廣尺餘其色赤

黃眼若琉璃

後周突厥燕都狀貌多奇異面廣尺餘其色甚赤眼若琉璃

隋文帝時突厥葉護可汗長頤傻背眉目踈朗唐太宗貞觀中以阿史那思摩為利苾可汗建牙於阿比思摩者頡利族人也始畢處羅以其貌似胡人不類突厥非阿史那族類故歷處羅頡利世嘗為夾畢特勤終不得典兵

高宗顯慶四年蝦夷國遣使人朝其使鬚長四尺龍朔三年百濟西部人黑齒嘗之來降嘗之長七尺餘驍勇有謀畧

德宗時吐蕃徐舍人為大將身長六尺餘赤髮大目

技術

夫究技術之妙所以事於上通方術之旨所以濟乎物中古而下代有其人若乃生蠻貊之邦稟雋異之氣性識聰悟講習精篤或作為幻戲或研覈星曆或餌藥以養命或鑄金而擅譽以至留神書畫玩志博奕莫不幸止中國盛一時之觀聽者焉

漢西域大宛諸國武帝時有使隨漢使來觀漢廣人以黎軒眩人獻於漢

眩讀為幻即今吞刀吐火植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皆是也

烏弋山離人善眩

讀眩為幻

後漢揮國安帝永寧初遣使朝賀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又善跳丸數乃至千自言海西人海西即大秦

唐婆羅門方士郡羅延婆婆寐自言壽二百歲有長生之術太宗深加禮待館之於金鷄門內造延年之藥

蜀賓國王葛邏達支特勒玄宗開元七年遣使獻天文經及秘要藥方

吐火羅國支汗那王帝賒開元七年上表獻解天文人大慕閣其人智專幽深問無不知伏乞天恩喚取

慕閣親問臣等事意諸教法知其人如有如此之藝能望請令共其供奉并置一法堂依本教供養其長男

吉獵顛

倭國以德宗建中初遣大使真人興能自明州路奉表獻方物風調甚高善書翰其本國紙似蚕繭而緊滑人莫能名

日本國以宣宗文中二年遣王子來朝王子善圍碁帝令待詔顧師言與之對手王子出本國如揪玉局冷暖玉碁子蓋王之蒼者如揪木色冷暖者言冬溫夏涼人或過說非也時王子至二十三下師言懼辱

君命汗手死心始敢落指王子亦凝目縮臂數四竟
 伏不勝圓謂禮賓曰此第幾手也禮賓曰第三非其
 第一手也王子曰願見第一手禮賓曰勝第三可見
 第二勝第二可見第一今欲躁見第一者其可乎王
 子撫局歎曰小國之一不敵大國之三信矣
 後唐契丹東丹王歸中國明宗賜姓名贊華尤好畫
 及燒金鍊汞之術始泛海歸朝載書數千卷自隨樞
 密使趙延壽每求假異書及醫經皆中國無者
 求索王兀欲即東丹之長子也後改名聿好行仁惠
 善丹青尤精飲藥

勇鷲

夫蠻夷戎狄其俗不同桀鷲荒獷所稟亦異殺伐爲
 事爭奪爲功莫不以材力相先鷲勇相尚角騎射之
 工競馳逐之利名出種族氣凌部落又豈知仁義爲
 善哉
 漢匈奴冒頓頭曼莫切單于太子初質於月支而匈奴
 急擊月支月支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亾歸頭
 曼以爲壯令將萬騎
 烏桓豪人扶漵官勇健每與鮮卑戰輒陷敵詔賜號
 率衆君西西羌無弋爰劔曾孫忍子研至豪健故羌

中號其後為研種從爰劔種五世至研研最豪健自後以研為種號十三世至燒當復豪健其子孫更以燒當為種號

後漢句驪王宮勇壯數犯邊境

夫餘王其先北夷索小離國王侍兒見天上有氣大如鷄子來降因以有身生子名曰東明長而善射王忌其猛欲殺之因走至夫餘而王焉

魏高句麗王位宮其曾祖名宮生能開目視其國人惡之及長大果凶害數寇鈔國見殘破今王生墮地亦能開目視人句麗呼相似為位似其祖故名之為位宮有力勇便鞍馬善獵射

鮮卑投鹿侯從匈奴軍三年其妻在家有子投鹿侯歸惟欲殺之妻言嘗晝行聞雷震仰天視而電入其口因吞之遂妊身十月而產此子必有奇異且長之投鹿侯因不信妻乃語家令收養焉號檀石槐長大勇健智畧絕眾年十四五異部大人卜賁邑鈔取其外家牛羊檀石槐策騎追擊所向無前悉還得所人繇是部落畏服施法禁曲直莫敢犯者遂推以為大人

烏凡蹋頓驍武邊長老皆比之昌頓恃其阻遠敢受

亡命以雄百蠻

晉吐延吐谷渾之子也性倨儻不群嘗慷慨謂其下曰大丈夫生不在中國當高光之世與韓彭吳鄧並驅中原定天下雌雄使名垂竹帛而潛竄窮山隔在殊俗不聞禮教於上京不得策名於天府生與麋鹿同群死作氈裘之鬼雖偷觀日月獨不愧於心乎性猜忍而負其智不能恤下為羗酋姜聰所刺劍猶在其身謂其將紇拔泥曰豎子刺吾吾之過也上負先公下愧士女所以控制諸羗者以吾故也吾死之後善相葉延速保白蘭言終而卒

宋突厥攝圖一號沙鉢略勇而得衆北夷皆歸附之獵於掌代之間畧一日手殺鹿十八頭齎尾舌以獻

又云攝圖才吾之子長而且雄國人皆知莫敢拒者

唐馮盎高州良德人代為本郡太守領武德初廣新二州賊帥高法澄況寶徹等並受林士弘節度殺害隨官盎率兵擊破之既而寶徹兄子智臣又聚兵於新州自為渠帥盎趨往之兵交盎却兜鍪大呼曰爾等頗知我否賊多棄戈肉袒而拜其徒潰擒寶徹智臣等嶺外遂定貞觀中羅賓諸洞獠叛詔令盎率部落二萬為諸軍先鋒時有賊數萬屯據險要不可攻

逼盜持弩語左右曰盡吾此箭可知勝負連發七矢
 而中七人賊退走因縱兵乘之斬首千餘級
 馮智載高州都督益之子也少有籌畧撫衆得其效
 死川洞酋師多願隸之大業末隨父至雒陽仍領本
 鄉驍果宿衛及江都難作智載結其所部逃還是時
 群盜蜂起嶺嶠路絕智載具戰所向無前至高涼俚
 師推之以爲謀主尋而益至拒守者不之前智載就
 迎乃獲進
 迴紇菩薩勁勇有膽氣每對敵臨陣必身先士卒
 西突厥葉護可汗勇而有謀善攻戰

晉高麗國王王武勇而多力能伸屈鉄鈎

悖慢

傳云夷蠻要服戎狄荒服要服者貢荒服者王古之
 制也逮漢而降夷狄寢驕種類滋蕃悍驚難制其有
 穿廬之長椎髻之豪懷之以文而不賓和之以親而
 不庭要之以盟而無信餌之以貨而無厭或肆用桀
 心專圖存食亾蕃服之禮任忿鷲之性不式戎索踞
 俟王臣雍闕遠人誘納亾命爲抄掠之患形褻漫之
 辭故聖王畜之若鳥獸毆之若羸羸示之以威武接
 之以禮讓羈縻而不絕者誠制御之遠畧也

漢尉他為南越王高祖以中國初定使陸賈賜尉他

印賈至他懸結懸音推箕踞見賈

匈奴單于武帝征和四年遣使遺漢書云南有大漢

北有強胡胡者天之驕子也不為小禮以自煩今欲

與漢閼大關取漢女為妻閼讀烏闕同歲給遺我麩酒萬

石稷米五千斛以麩為酒味尤亂稷粟米也雜繒萬疋宅如故約

則邊不相盜矣漢遣使者報送其使單于使左右難

漢使者曰漢禮義國也貳師道前太子發兵反何也

使者曰然廼丞相私與太子爭鬪太子發兵欲誅丞

相丞相誣之故誅丞相此子弄父兵罪當答小過爾

孰與昂頓單于身殺其父代立嘗妻後母禽獸行也

單于留使者三歲乃得還

朝鮮王衛滿傳子至孫右渠燕死傳子于傳孫右渠者其孫名也所誘

漢亡人滋多又未嘗入見真忝辰國欲上書見天子

又雍闕弗通辰謂辰韓之國也雍讀曰壅

罽賓國武帝時始通其王烏頭勞自以絕遠漢兵不

能至數剽殺漢使剽切也音頻妙切

烏孫昆莫居西域武帝時令張騫齎金幣往賜見

如單于禮昆莫自此於單于騫大慙謂曰天子致賜王不拜

則還賜還賜謂將賜物還歸漢也昆莫起拜其它如故

南夷且蘭君武帝時南粵反帝使馳義侯因犍為發

南夷兵且蘭君恐遠行旁國虜其老弱恐發兵與漢行後其國空

虛而旁國來寇鈔取其老弱也乃與其眾反殺使者及犍為太守

郅支單于既殺漢使谷吉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

強遂西奔康居康居三以女妻郅支郅支亦以女子

康居康居甚尊敬郅支欲倚其威以脅諸國倚音於綺切

郅支數借兵擊烏孫一與驅同深入至赤谷城殺畧民人毆畜

產一皆類此烏孫不敢追西邊空虛不居者且千里

郅支單于且以大威名尊重又乘勝驕不為康居

王禮怒殺康居王及貴人人民數百或支解投都

賴水中支解謂截其四支也發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

歲乃已又遣使責闐蘇大宛諸國歲遺胡廣云康居此可一千里

有國各奄蔡一名合蘇然則闐蘇即奄蔡也歲遺者年掌所獻遺之物遺弋李切不敢不予

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死尸也郅支因辱使

者不肯奉詔而因都護上書言居因屈顧歸計疆難

遣子侍故為此言以調戲也歸計謂歸附而受計策也其驕慢如此

樓蘭最在東垂近漢當白龍堆乏水草葺主發導負

水儻糧送迎漢又數為吏卒所寇徵艾不便與漢通

艾讀日後復為匈奴反間間音居數遮殺漢使

又也又也唐居成帝時遣子侍漢貢獻然自以絕遠獨驕慢不

唐居成帝時遣子侍漢貢獻然自以絕遠獨驕慢不

肯與諸國相望都護郭舜數上言本匈奴盛時非以兼有烏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妾非以失二國也漢雖皆受其質子然三國相輸遺交通如故亦相候伺見便則發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役使以今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為中國生事然烏孫既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距而康居驕黠訖不肯拜使者訖竟也都護吏至其國坐之烏孫諸使下王及貴人先飲食已乃飲啗都護吏飲音盡禁切啗音徒濫切故為所省以夸旁國言故不省視漢使也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賈市為好辭之詐也匈奴百蠻大國於百蠻之中最大國也

今事漢甚備聞康居不拜且使單于有自下之意言

上見康居不事漢以之為高自以事漢為太平而欲改志也宜歸其侍子絕勿復

使不通使令其國也以章漢家不通無禮之國

南匈奴單于以光武建武初彭寵反畔於漁陽南匈奴單于與共連兵復權立盧芳使人居五原帝初平諸夏未遑外事至六年始令歸德侯劉颯使匈奴匈奴亦遣使來獻漢復令中郎將韓統報命賂遺金幣以通舊好而單于驕踞自比肩頓對使者辭語悖慢南齊太祖建元一年芮芮王遣使貢獻貂皮雜物與帝書欲伐魏謂帝足下自稱吾獻獅子皮袴褶皮如

虎皮色白毛短時有賈胡在蜀見之云此非獅子皮
乃扶拔皮也

隋倭國王多思此煬帝大業三年遣使朝貢使者曰
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門數十
人來學佛法其國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
子無恙云云帝覽之不悅謂鴻臚卿曰蠻夷書有無
禮者勿復以聞

唐突厥始畢可汗高祖舉義兵遣兵助軍及平京師
自恃其功益驕踞前後賞賜不可勝紀其使者至長
安頗多橫恣帝以中原未定每優容之

突厥頡利初嗣立承父兄之資兵馬強盛有憑陵中
國之志高祖以中原初定不遑外畧每優容之賜與
不可勝計頡利言辭倜傲求請無厭

吐蕃以貞觀中遣使求婚太宗未之許及破土谷渾
諸羌乃率其衆二十餘萬頓於松州西境遣使貢金
甲云來迎公主又謂屬曰若大國不嫁公主於我卽
當入寇遂進攻松州
龜茲王伐疊貞觀中臣於西突厥安西都護郭孝恪
來伐焉耆龜茲發兵援助自是職貢頗闕伐疊死其
弟訶黎布失畢代立漸失蕃禮

朱邪孤注以高宗永徽二年殺招尉使果毅都尉單道惠而與賀魯連和

突厥默啜以中宗神龍二年殺我行人假鴻臚卿臧思言帝以思言對賊不屈節特贈鴻臚卿

吐蕃以玄宗開元中自恃兵強每通表疏求敵國之禮言詞悖慢帝甚怒之

迴紇以肅宗寶應三年閏正月己酉夜十有五人犯金日光門突入鴻臚寺門司不能禁

迴紇登里可汗毗伽闕可汗少子也代宗初卽位以史朝義尚在河維遣中使劉清潭徵兵於迴紇乃以

雍王爲兵馬元帥以殿中監樂子昌與前朔方節度魏琚爲左右廂兵馬使以中書舍人韋少華充元帥判官兼掌書記給事中李進兼御使中丞克元帥行軍司馬東會迴紇時迴紇管於陝州黃河北雍王領子昂等從而見之可汗責雍王不於帳前舞蹈禮倨子昂辭以元帥是嫡孫兩宮在殯不合有舞蹈迴紇宰相及車鼻將軍庭詰曰唐天子與登里可汗約爲兄弟今可汗卽雍王叔叔姪有禮數何得不舞蹈子昂苦辭以身有慘禮不合行人報云元帥卽唐太子也太子卽儲君也豈有中國儲君向外國可汗前舞

蹈相拒久之車鼻遂引子昂李進少華魏琚各榜捶一百少華琚一日而死以王少年未諳事放歸本營吐蕃以代宗大歷二年十一月遣其首領論立界和蕃使薛景仙來朝景仙奏曰臣見吐蕃贊普于延葛川語臣云請以鳳林關爲界帝不答迴紇以大曆六年正月於鴻臚寺擅出坊市掠人子女所繇官禁止反怒毆以三百騎犯含光門朱雀門是日皇城諸門盡閉帝使中使劉清潭宣慰乃止七年七月癸巳擅出鴻臚寺入坊市強逐長安縣令邵說於含光門之街奪說所乘馬去而說脫身避走所

繇不能禁九年九月壬寅鴻臚寺迴紇擅出寺白晝殺人所繇禽之特詔免罪又十年九月戊申迴紇白晝刺人於東市人執之拘於萬年縣其首領赤心聞之自鴻臚寺馳入縣獄劫囚而出砍傷獄吏渤海以憲宗元和二年進奉端午使楊光信逃歸潼關吏執以至鞠於內仗點戛斯以武宗會昌初破迴紇自稱李陵之後與國高姓令達干等十人送太和公主至塞上烏介途遇點戛斯使達干等並被殺太和公主却歸烏介可汗乃質公主同行南度大磧至天德界奏請天德城與

公主居

怨對

夫戎狄無厭本乎桀驚之性國家有道存夫羈縻之方然而恃險與遠財利是顧制御或失驕慢遂滋揚言怨尤輕背約束大即寇盜如故小亦偃蹇自恣斯蓋蠻貊之葷態邊塞所預防者也

漢南粵云尉陀高后時有司請禁粵關市鐵器陀曰高皇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聽讒臣別異蠻夷鬲絕器物鬲與隔同此必長沙王計欲倚中國擊威南海并王之自為功也於是陀乃自尊號為南粵武帝

匈奴郅支單于宣帝時郅支以呼韓邪破菑降漢不能自還西收右地會漢發兵送呼韓邪單于郅支繇是遂西破呼偁堅昆下令呼偁小國名在匈奴北偁起利功令音零兼三國而都之怨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已困辱漢使者江迺始等

匈奴烏珠留若鞮單于漢末王莽奏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諷單于宜上書慕化為一名漢必厚賞單于從之後莽易單于故印故印文曰匈奴單于璽更曰新匈奴單于章詔令上故印綬單于遂解故印綬授漢使受新印綬不辭視印飲食至夜乃罷漢

使陳饒謂諸將帥曰單于如視印見其變改必求故印此非詞說所能拒也既得而復失之辱命莫大焉不如椎破故印以絕禍根乃引斧椎壞之明日單于果遣人求故印漢使示以故印匈奴求稅烏桓不得重以印文改易故怨恨寇擊諸國莽於是分匈奴為十五單于

後漢莎車國王賢遣使貢獻請都護光武以問大司空竇融以為賢父子兄弟相約事漢款誠又至宜加號位以鎮安之帝乃因其使賜賢西域都護印綬及車旗黃金錦繡燉煌太守裴遵上言夷狄不可假以大權又令諸國失望詔書收還都護印綬更賜賢以漢大將軍印綬其使不肯易遵迫奪之賢繇是始恨而猶詐稱大都護

匈奴建武中聞漢購求盧芳貪得財帛乃遣芳還降望得其賞而芳以自歸為功不稱匈奴所遣單于復恥言其計故賞遂不行繇是大恨入寇尤深二十年遂至上黨扶風天水二十一年冬復寇上谷中山殺畧鈔掠甚眾北邊無復寧歲

唐南詔蠻高宗時其渠帥來朝其後孫閣羅鳳立襲雲南王時鮮于仲通為劍南節度使張虔陀為雲南

太守仲通福愆虔陀又遣人罵辱之羅鳳忿怨因攻圍虔陀殺之自是閻羅鳳北臣吐蕃

默啜則天時冊立爲特進頡跌利施大單于立功報國可汗初高宗咸亨中突厥諸部來降附者多處之豐勝靈夏朔代等州謂之降戶默啜至是又索降戶及單于都護府之地兼請農器種子則天初不許默啜大怨言辭甚慢

尸利佛誓國王渤順玄宗開元十年遣使獻表論邊吏凌侮言甚切至

迴紇以代宗大曆之後恃功屢遣使督和市繒帛十三年寇太原德宗卽位後中官梁文秀告哀且修舊好可汗移地不爲禮

德宗建中二年十二月入蕃使判官嘗魯與吐蕃使論悉諾羅等至自蕃中初至蕃魯與其使崔漢言曰來勅云所貢獻物並領訖今賜外甥少物信至領取我大蕃與唐國舅甥爾何得以臣禮見處又所欲定界雲州之西請以賀蘭山爲界其盟約請依景龍二年

吐蕃尚結贊德宗貞元中陷夏州簡較左庶子兼御史中丞崔澣爲入吐蕃使澣至鳴沙與尚結贊相見

詔問其違約陷鹽夏州之故對曰本以定界碑被牽
倒恐二國背盟相侵故造境上請修舊好又蕃軍頃
年破朱泚之衆於武功未獲酬償所以來爾

果雲殘忍

慘毒安忍疾之已甚桀鵞荒獷死而不弔其有族類
斯熾威儀固攝天資狡惡不嘗喜怒甚者滅親以自
立次乃虐衆以求附聚封割而爲樂肆焚灼而逞志
芥視老弱獸飲膏血服習凶器暴殄天物間以小怒
亦成淫罰中國所以懲禦備守蓋謂此也

漢匈奴冒頓單于爲太子時作鳴鏑

音嫡 號箭也 髒音呼交功

勒其騎射

勒其所部騎皆習射也

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

斬行獵獸有不射鳴鏑所射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

自射善馬左右莫敢射冒頓立斬之居頃之復以鳴

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復斬之

匈奴握衍胸

音劬

鞬單于初立凶惡盡殺虛間權渠單

于時用事貴人邢未央等立二歲暴虐殺伐國中不

附

魏高句麗王位宮生而日開能視國人惡之及長大

果凶雷數寇鈔國見殘破

晉林邑王文以前王范逸妻妾悉置之高樓從已者

納之不從者絕其食永和三年率眾攻陷日南太守
夏侯覽以尸祭天

隋吐谷渾王呂夸在位百年屢因喜怒廢其太子而
殺之其後太子懼見廢辱遂謀執呂夸而降請兵於
邊吏秦州總管河間王引請將兵應之上不許太子
謀洩為其父所殺

唐竇王吐蕃贊府姓不夜名器宗弄讚太宗時為其
君長用刑嚴峻喜怒無嘗每月異國賓客驅野馬犁
牛於前弄讚馳以劔斬之首墜於前側用以為歡
突厥可汗默啜則天時攻定州殺刺史孫彥高焚燒

百姓廬舍虜掠男女無少長皆殺之則天乃立廬陵
王為皇太子克河北道行軍大元帥軍未發而默啜
盡殺所掠趙定等州男女八九萬人從五迴道而去
所迴殘殺不可勝紀

迴紇登里可汗代宗即位初助國討史朝義既至東
京以賊界肆行殘忍士女懼之皆登聖善寺及白馬
寺二閣以避之迴紇縱火二閣傷死者計萬累旬火
不滅

後唐契丹東丹王歸中國明宗賜姓李名贊華嚴刻
馭下姬僕小有過者即挑目火灼妻夏氏畏其慘毒

竟離婚為尼又好飲人血左右姬媵多刺其臂以吮

之

晉契丹阿保機少帝天福九年入寇陷具博及畧諸

縣邑所至皆撫寧之給以符牒賞以服章及戚城小

戰不勝博州大衄青州阻絕遂大怒華人所俘百姓

屠死者不可勝紀成擒軍士皆炮烙之開運二年又

犯廣晉州西北界邢維磁三州虜殺殆盡束蘊於大

桑樹炷火燒之仍詫樹曰我知紫披襖出於爾身豈

容汝活邪

漢高祖初自汴北遷陷相州殺留後梁暉遂屠其城

翌日北去命高唐英鍾之唐英閱城中遺民得男女

七百人而已乾道中王繼弘鎮相州於城中得髑髏

十五萬殺人之數從可知也

外臣部 四十三

嘉許

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脩其教而不易其俗故知樂終

說詐荒服之性也懷柔率服中國之道也彼俗不與

諸夏同則此教不可一揆理仁義不通廉耻遂絕也

册府元龜終

册府元龜 外臣部

卷之六百九十七

冊府元龜 卷之九十一

契丹阿保機少帝天福九年入寇陷其博及畧諸

縣邑所至皆撫寧之給以符牒賞以服章及威城小

取不勝計大綱青州阻絕遂大怒華人所俘百姓

死者不可勝紀成檢軍士皆炮烙之開運二年又

犯廣晉州西北界邢維磁三州虜殺殆盡東蘊於大

十五萬餘人女媿歸河朔也

小百人而日彈謀中王繼貞繼休繼休中特圖難

盟自此去命高魯英餘七魯英圍城中彭月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正

外臣部 四十二

姦詐

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脩其教而不易其俗故知桀鰲
詭詐荒服之性也懷柔率服中國之道也彼俗不與
諸夏同則此教不可一揆理仁義不通廉耻遂絕虺
毒獸狡吞噬為心爭先競逐貪婪是務見利忘義棄

德昔恩侵凌寇鈔何代能悛固當修誠厚餌結其野
心多方預備防其竊發雖姦詐百端已在吾彀中矣

漢閩粵君搖都東甌世號東甌王後數世孝景三年

吳王濞反欲從閩粵招粵令從之閩粵未肯行獨東甌從

及吳破東甌受漢購殺吳王丹徒以故得不誅

武帝元鼎五年南粵反閩粵王餘善上書請以率卒

八千從樓船擊呂嘉等兵至揭陽以海風波為解解者

自說若今言分疏不行持兩端陰使南粵遣使與相知

匈奴且鞮單于初立恐漢襲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

路充國等於漢單于迺自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

我丈人行丈人尊老之稱也行音乎浪切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

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所望也

烏孫國治赤谷城孝武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再出天

子使使告烏孫大發兵擊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

端不肯前

南粵王趙佗孫胡為南粵王立三年閩粵王郢興兵

南擊邊邑南粵使人上書曰兩粵俱為藩臣毋擅興

兵相攻擊今東粵擅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子

詔之於是武帝多南粵義多猶重也守職約守藩臣之職而不踰約制

為興師遣兩將軍往討閩粵兵未踰嶺閩越王弟餘

粵王胡頓首曰天子乃興兵誅閩粵死亡以報德遣

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

日夜裝入見天子助去後其大臣諫胡曰漢與兵誅

郢亦行以驚動南粵且先王言事天子期毋失禮要

之不可以怵好語入見怵誘也不可被誘怵以好語而入漢朝也怵音先書切

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

見見

匈奴烏維單于孝武元鼎中數使使好辭甘言以求

和親漢使王烏闕匈奴王烏比地人習胡俗單于愛

之陽許曰吾為遣其太子入質於漢以求和親言為王烏

故遣太質漢使楊信使於匈奴楊信說單于曰即欲和

親以單于太子為質於漢單于曰非故約漢嘗遣公

主給繒絮食物有品以和親品為等差也而匈奴亦不復

擾邊今乃欲反古也反違也令吾太子為質無幾矣言遣太子

為質則匈奴國中所餘者無幾皆當盡也幾音居豈切楊信既歸漢使王烏等

如匈奴匈奴復調以甘言調古諂也欲多得漢財物給王

烏曰吾欲入漢也給詐也見天子面相結為兄弟王烏歸

報漢漢為單于築邸於長安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

吾不與誠語也誠信也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服藥欲愈

之不幸而死漢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送其喪厚

幣直數千金單于以為漢殺吾貴使者乃留路充國

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給王烏特但殊無意入漢

遣太子來質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漢邊

鄯善國本名樓蘭王治杆泥城宣帝時遣一子質漢

漢亦遣一子質匈奴樓蘭王死匈奴先聞之遣質子

歸得立為王匈奴在漢前聞樓蘭王死故即遣質子還也漢遣使詔新王

令入朝天子將加厚賞樓蘭王後妻故繼母也謂王

曰先王遣兩子入漢皆不還奈何欲往朝乎王用其

計謝使曰新立國未定願待後年入見天子

呼韓邪單于成帝河平元年遣右臯林王伊邪莫演

等奉獻朝正月既罷遣使者送至蒲坂河東之縣伊邪莫

演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歸使者以聞

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祿大夫谷

永議郎杜欽議不可納天子從之遣中郎將王舜往

問降狀伊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爾遣去歸到官位

如故不肯令見漢使

車師後王國治務塗谷太子烏貴立為王與匈奴結

婚姻教匈奴遮漢道通烏孫者

烏累單于咸立貪王莽賂遺故外不失漢故事然內

利寇掠又使還知子登前死

上莽建國四年斬
威子登於長安市怨恨

虜寇從左地入不絕

入為寇
而虜掠

使者問單于輒曰烏桓

與匈奴無狀黠民共為寇入塞譬如中國有盜賊爾

咸初立持國威信尚淺盡力禁止不敢有二心天鳳

二年五月莽復遣王歙與五威將王咸率伏黯下業

等六人使送右厨唯始夕王因奉歸前所斬侍子登

及諸貴人從者喪皆載以嘗車

縣亦車也舊司農出
錢而車縣次易牛

至塞下單于遣雲當子男大且渠奢等至塞迎咸等

至多遺單于金珍因諭說改其號匈奴曰恭奴單于

曰善於賜印綬封骨都侯雲當為後安公當子男奢

為後安侯單于貪莽金幣故曲聽之然寇盜如故咸

歙又以陳良等購金付雲當今自差與之

差其次
第多也

後漢南匈奴單于安國和帝永元五年立安國初為

左賢王而無稱譽左谷蠡王師子素勇黠多知前單

于宣及屯屠何皆愛其氣決故遣將兵出塞掩擊北

庭還受賞賜天子亦加殊異是以國中盡敬師子而

不附安國繇是疾師子欲殺之其諸新降胡初在塞

外數為師子所驅掠皆多怨之安國因是委計降者

同謀議安國既亡為單于師子以次轉為左賢王覺

單于與新降者有謀乃別居五原界單于每龍會議

事師子輒稱病不往定襄太守皇甫稜知之亦擁護
 不遣單于懷憤益甚六年皇甫稜免以執金吾朱徽
 行度遼將軍時單于與中郎將杜崇不相平後知徽
 崇失和皆徵下獄死安國既為骨都侯喜等為所殺
 師子乃立為單于以其右溫禺犢王烏居戰溫禺犢王各烏
 居戰始與安國同謀欲考問之烏居戰將數千人遂
 復反畔出塞外山谷間為吏民害
 人秦國王嘗欲通使於漢而安息欲以漢繒絲與之
 交市故遮闕不得白達

後趙石季龍伐遼西鮮卑段遼遼於密雲山遣使詐

降季龍信之使征東麻秋百里郊外迎勅秋曰受降
 如待敵將軍慎之遼又遣使降於慕容皝皝曰胡貪
 而無謀吾今請降求迎彼終不疑也若伏重軍以要
 之可以得志皝遣子恪伏兵於密雲麻秋統眾三萬
 迎遼為恪所襲死者十六七秋步遁而歸季龍聞之
 驚怒方食吐哺乃削秋官爵
 後魏蠕蠕王阿那瓌來朝及其還國也境上遷延仍
 陳窘乏遣尚書左丞元孚奉詔賑恤那瓌執孚過柔
 互奔于漠北遣尚書令李崇御史中尉兼右僕射元
 纂追討不及

北齊阿至羅別部東魏興和元年十一月遣使請降
神武爲大將軍帥衆迎之出武州塞不見大獵而還
隋奚本日庫莫奚隋高祖時突厥稱藩之後亦遣使
入朝或通或絕最爲無信
突厥始畢可汗啓民之子也大業十一季來朝於東
都其年煬帝避暑於汾陽宮八月始畢率其種落入
寇圍帝於鴈門詔諸郡發兵赴行在所援軍方至始
畢引去繇是朝貢遂絕明年復寇馬邑唐公以兵擊
走之

百濟國王昌死子餘璋立大業三年璋遣使者燕文
進朝貢其年又遣使者王孝隣入獻請討高麗煬帝
許之令覘高麗動靜然璋內與高麗通和挾詐以窺
中國七年帝親征高麗使其臣國智牟來請軍期帝
大悅厚加賞賜遣尚書起部郎席律詣百濟與相知
明年六軍度遼亦嚴兵於境聲言助軍實持兩端
唐初突厥強盛武德八年三月聲言爲寇命秦王率
兵自潞州掩可汗之牙帳後無寇而止突厥車鼻可
汗當頡利可汗之敗北荒諸部將推爲大可汗遇薛
延陁爲可汗車鼻不敢當遂率所部歸於延陁爲人
勇烈有謀畧頗爲衆附延陁惡而將誅之車鼻密知

其謀竄於舊所

阿史那賀魯貞觀中以執舍地處見昆婆鼻三姓兵衆歸朝拜左驍衛將軍瑤池都督處其部落於庭州莫賀城其後招攜離散廬帳漸多及太宗晏駕謀欲襲取西庭二州刺史駱弘義覺而表言之高宗遣通事舍人橋寶明馳往慰撫賜以弓矢雜物寶明因說賀魯令長子啞運入朝宿衛啞運既行中悔屢欲子叛走寶明內防禦而外誘諭羈以至京授右驍衛中郎將尋又放歸啞運因說其父擁衆西走遂據咄陸可汗之舊地建牙入十雙河及千泉自號沙鉢羅可

汗其咄陸弩矢畢下十姓悉歸附之總有西域之地高宗咸亨三年吐蕃遣其大臣仲琮來朝帝問曰我遣薛仁貴等安輯慕容之衆吐蕃掩其不備伏甲擊破之旣又寇逼涼州欲陷城堡其故何也對曰臣受命貢獻而已攻戰之事非臣所得預聞也帝竟厚賜而遣之又遣都水使者黃仁素往吐蕃報聘帝以仲琮非執權之臣又不乞和故輕其使仁素竟不得其情實而還

儀鳳二年二月工部員外尚書高臧加授遼東州都督封朝鮮郡王遣安輯高麗餘衆高臧旣至遼東潛

與靺鞨相通謀叛事覺召還配流邛州并徙其人散於河南隴右諸州貧弱者留在安東城傍安置
默啜以則天聖曆元年上言有女請賜親則天令准陽王延秀就納之爲妃仍令右豹韜衛大將軍閻知微攝春官尚書右武衛郎將楊鸞莊攝司賓卿大齋金帛送赴虜庭延秀行至突厥默啜南庭閻知微楊鸞莊潛有異志密受默啜令騎兵數千圍延秀拘之別所乃僞號知微爲可汗與之率衆襲伐靜難及平狄清夷等軍靜難軍使將軍慕容玄奭以兵五千人降之賊軍繇是大振俄又進寇媯檀等州

吐蕃以玄宗先天中遣使厚遺鄯州都督楊矩因請河西九曲之地以爲金城公主湯沐之所矩遂奉與之吐蕃旣得九曲其地肥良堪頓兵畜牧又與唐境接近自是後率兵入寇

代宗永泰元年三月吐蕃請和遣宰相元載杜鴻漸等於興唐寺與之盟秋七月僕固懷恩誘其衆又南犯王畿

尚結贊吐蕃宰相也德宗興元元年西平王李晟之鎮鳳翔也尚結贊頗多言謀尤惡晟乃相與議曰唐之名將李晟與馬燧渾瑊等爾三人必爲我憂乃行

反間遣使因馬燧以請和旣和則請盟復因會以劫
城因以賣燧貞元二年吐蕃用尚結贊之計乃大興
兵入隴州抵鳳翔無所虜掠且曰召我故來何不持
牛酒勞軍徐乃引去持是以間晟三年五月册拜晟
爲太尉兼中書令是年五月吐蕃果背約以劫渾城
六月罷河東節度馬燧爲司徒竟中結贊之計至貞
元三年四月景寅入吐蕃使簡較右庶子兼御史中
丞崔澣至自鳴沙初澣至鳴沙與蕃相尚結贊相見
宣詔問其違約陷鹽夏二州之故對曰本以定界碑
被牽倒恐二國背盟相侵故造境中請修舊好且人

蕃軍頃年敗朱泚之衆於武功未獲酬賞所以來爾
及徙涇州其節度使閉城自守音問莫達又徙鳳翔
請通使於李令公亦不見納又遣康威王眞之來皆
不能達大國之命日望大臣充使庶展情禮實無至
者乃引軍還及鹽夏二州之師懼我之衆請以城與
我求全而歸非我所陷也今君以國親將命若繼好
復盟蕃之願也盟會之期及定界之所惟命是聽君
歸奏定當以鹽夏相還又云清水之會同盟者少是
以和好輕慢不成今蕃相及元帥已下凡二十一人
赴盟靈州節度使杜希全稟性和善外境所知請令

主此盟會涇原節度李觀亦請同主之又同章表帝
聞澣誘賂蕃中給役者求其人馬真數凡五萬九千
餘人馬八萬六千餘匹可戰者僅三萬人餘悉童幼
備數而已辛未以澣爲鴻臚卿又兼御史中丞入吐
蕃使令澣報蕃相尚結贊曰杜希全職在靈州不可
出境李觀又已改官遣侍中渾瑊充盟會使約以五
月二十四日復盟於清水令告尚結贊以鹽夏二州
歸於我然後就盟帝疑蕃情不實以得二州爲信焉
結贊本請杜希全李觀同盟將劫執二節將乘其銳
來犯京師希全等旣不行又欲劫執渾瑊長驅入寇
其始謀狡蠹如此及瑊充會盟使統諸道兵馬二萬
人赴平涼壇與吐蕃大將尚結贊等會於壇上吐蕃
背約虜劫會盟使兵部尚書崔漢衡判官鄭叔矩判
官路泌韓弁袁同直裴頴等獨瑊得他馬奔涇州
後唐契丹主阿保機莊宗同光四年正月戊寅遣使
梅老鞋里已下三十七人貢馬三十匹時阿保機將
寇渤海僞修好於我虜乘虛掩擊故也
明宗長興四年六月己未新州王景戡奏契丹國左
右相牙盧克與臣書稱被都耍鎮偷竊馬三匹速安
送來不然則出兵剽掠范延光奏曰北虜以我夏州

未平欲詭間相窺時向初秋所宜防備緣邊戍兵合
交番者宜且留候秋穫訖令還從之阿保機長子東
丹王突欲歸國明宗賜姓名贊華出鎮滑州在鎮多
行不法頃之入覲乞留闕下明宗許之復遣使就第
問所欲贊華附奏曰臣願爲許州節度使明宗欲從
之樞密使范延光以爲不可乃止明宗促令歸滑贊
華謂使者曰若須令赴舊地當自裁爾使者以聞明
宗不悅召而證之贊華曰臣不言自裁曾言乞削髮
爲僧使者引統軍李從景爲證贊華以手畫空曰彼
者之言如水上畫字何可據耶明宗優容之

晉少帝開運二年八月契丹瀛州刺史詐爲書與樂
壽監軍王繼願以本城歸順直言城中蕃軍不滿千
人請朝廷發軍襲取之以爲內應又云今秋苦雨川
澤漲溢自瓦橋以北水勢無際戎王已歸本國若聞
南夏有變北遠阻水雖欲奔命無能及也又繼繼有
密奏苦言瀛鄭可取之狀先是前歲中車駕駐於河
上曾遣邊將遺書於幽州趙延壽勸令歸國延壽尋
有報命依違而已是歲三月復遣都鄴杜威致書於
延壽且述朝旨啖以厚利仍遣維州軍將趙行實齎
書而往潛申款密行實曾事延壽故遣之七月行實

自燕廻得延壽書其言久陷虜庭願歸中國乞發大軍應接卽授身南去叙我懇切詞旨綿密時朝廷欣然信之復遣趙行實計會延壽大軍應接之所又有瀛州大將遣所親齎蠟書至闕下告云欲謀亂變以本城歸命未幾會被告變者事不果就至是瀛州守將劉延祚受戎王之命詐輸誠款以誘我軍國家深以爲信遂有出師之議

周契丹永康王兀欲自漢末遣使寓書於漢少帝會漢室有蕭牆之亂周太祖登極時邢州節度使劉訶馳送虜使至闕周太祖覽其書欲因便以和之廣順元年正月遣將軍朱憲伴送虜使歸國仍遣兀欲金繩玉帶以結其意二月朱憲廻兀欲復遣使來賀兼獻良馬朝廷尋遣尙書左丞田敏報命仍厚其禮旣而兀欲留我行人將軍姚漢英華光喬不令復命繇是復絕

吳封錄

而天浴魯於汴人執軍旅英華次喬不介封命綏
淵夏愚障我奉靈尚書丞丞田鳩時命冊其歸說
蘇王帶以錄其意二日未憲既天浴封靈封來贊兼
元年五月費錄軍未憲科靈封靈封靈封靈封靈封

册府元龜

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外臣部

四十四

入覲

請求

互市

入覲

春秋之義王者無外所以域四海而宅天下也若夫
被髮左衽之君旃裘胡貉之長忿驚恬力荒忽無嘗
正朔所不加政教所不及乃能慕恩信被威德叩關

而請命款塞而願朝扶服奔走至于闕下稽顙樹領拜于王庭斯蓋中國有道太平之嘉運也是以王會著篇知周室之隆正會為圖觀唐祚之盛雖或迎送煩於傳置賜與糜於府帑比夫勞師遠攻其費相萬鳥足稱道哉

漢武帝時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滅還誅反者

謂軍

還而誅且蘭夜郎遂入朝帝以為夜郎王

滇王者其眾萬人南越破後及漢誅且蘭使使者王

然于以越破及誅南夷兵威風

風讀日

論滇王入朝滇

王其旁東北勞深靡莫皆同姓相枝未肯聽

枝謂倚也相依

倚為援不聽滇王入朝也

勞莫數侵犯使者元封二年天子發巴

蜀兵擊滅勞深靡莫以兵臨滇滇舉國降請置吏入

朝

宣帝時烏孫公主遣女來至京師學鼓瑟漢遣侍郎

樂奉送王女過龜茲龜茲前遣人至烏孫求公主女

夫還會女過龜茲龜茲王留不遣復使使報公主王

許之後公主上書願令女比宗室入朝而龜茲王絳

賓亦愛其夫人上書言得尚漢外孫為昆弟願與公

主女俱入朝元康元季遂來朝賀王及夫人皆賜印

綬夫人號稱公主賜以車騎旗鼓歌吹數十人綺繡

雜繒琦珍凡數千萬

琦音奇

留且一年厚贈送之後數

來朝賀絳賓死其子承德自謂漢外孫成哀帝時往

來尤數漢遇之亦甚親密

匈奴呼韓邪單于當宣帝時匈奴衰亂呼韓邪之賂

也左伊秩訾王為呼韓邪計勸令稱臣入朝事漢從

漢求助如此匈奴乃定呼韓邪詎問諸大臣皆曰不

可匈奴之俗本上氣力而下服役

以服役於人為下

以馬上

戰鬪為國故有威名於百蠻戰死壯士所有也

言人皆有

此事

今兄弟爭國不在兒則在弟雖死猶有威名子

孫嘗長諸國

為諸國之長帥也

漢雖強猶不能兼并匈奴奈

何亂先古之制臣事於漢卑辱先單于

言黍辱之令言卑下也

為諸國所笑雖如是而安何以復長百蠻左伊秩訾

曰不然強弱有時今漢方盛烏孫城郭諸國皆為臣

妾

謂西城諸國為城郭而居也

自且鞮侯單于以來匈奴日削不

能取復

且音子子切復音扶日切

雖屈強於此未嘗一日安也

屈音

物其切

今事漢則安存不事則危亡計何以過此諸大

人相難久之呼韓邪從其計引眾南近塞

甘露二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

款即也

願朝三年正

月

會正旦之朝賀也

漢遣車騎都尉韓昌迎發過所七郡郡

二千騎為陳道上單于正月朝天子甘泉宮漢寵以

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藩臣而不名賜以璽綬
冠帶衣裳安車駟馬黃金錦綉繒絮使有司道單于
先行就邸長安宿長平帝自甘泉宿池陽宮帝登長
平阪詔單于毋謁其左右當戶之群臣皆得列觀蠻
夷君長王侯數萬咸迎於渭橋下夾道而陳帝登渭
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邸置酒建章宮饗賜單于觀以
珍寶詔有司議咸曰聖王之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
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詩云率禮不越遂視既發
相土烈烈海外有截陛下聖德充塞天地光被四表
匈奴單于鄉風慕義舉國同心奉琛朝貢自古未之
有也單于非正朔所加王者所客也禮儀宜如詩侯
王稱臣昧死再拜次諸侯王下詔曰蓋聞五帝三王
禮所不施不及以政今匈奴單于稱北藩臣朝正月
朔朕之不逮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禮待之位在諸侯
王上二月單于罷歸遣長樂衛尉高昌侯忠車騎都
尉昌騎都尉虎將萬六千騎送單于單于居幕南保
光祿城詔北邊賑穀食邳支單于遠遁匈奴遂定
黃龍元年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禮賜如初加衣百
一十襲錦帛九十疋絮八千斤二月單于歸國以有
屯兵故不復發騎為送元帝時邳支單于既誅呼韓

邪單于且喜且懼上書言曰嘗願謁見天子誠以邛
 支在西方恐其與烏孫俱來擊臣以故未得至漢今
 邛支伏誅願入朝見竟寧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韓邪
 單于來朝詔曰匈奴邛支單于背叛禮義既伏其辜
 呼韓邪單于不忘恩德鄉慕禮義鄉讀日嚮復修朝駕之
 禮願保塞傳之無窮邊陲長無兵革之事其改元為
 竟寧

成帝河平三年匈奴復株累若鞮單于上書願朝河
 平四年正月遂朝加賜錦綉繒帛二萬疋絮二萬餘
 斤它如竟寧時

元延元年匈奴搜諧若鞮單于為朝二年發行欲會二年

歲首之朝禮故未入塞病死

哀帝建平四年匈奴烏珠留若鞮單于復遣使上書

願朝五年時哀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猶游

流也河水從西北來故曰上游也又曰上游亦總謂地形耳不必係于水也厭音一涉切自黃龍

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有大故大故謂國之大喪帝繇是難

之以問公卿亦以為虛費府帑帑它音切又音奴可且勿許

單于使辭去未發黃門郎楊雄上書諫天子寤焉召

還匈奴使者更報單于書而許之賜雜帛五十疋黃

金十斤單于未發會病復遣使願朝明年故事單于

朝從名王以下及從者二百餘人單于又上書言蒙天子神靈人民盛壯願從五百人入朝以明天子盛德帝皆許之

元壽二年單于來朝帝以大歲厭勝所在厭音一舍

之上林苑葡萄宮舍止告之以加敬於單于云以敬於單于

故令止單于知之加賜衣三百七十襲錦繡繒帛三

萬疋絮三萬斤它如河平時既罷遣中郎將韓況送單于出塞

元壽二年正月烏孫大昆彌伊秩靡與單于並入朝

後漢光武建武二十年韓人廉斯人蕪馬謚等諸樂

浪貢獻光武封蕪馬謚為漢廉斯邑君使屬樂浪郡

四時朝謁

二十五年烏桓大人率眾肉屬詣闕朝貢是年大人

來朝大人謂渠帥也

二十七年封哀牢夷賢栗等為夷長自是歲歲朝貢

三十年鮮卑大人於仇責蒲頭等率眾人詣闕朝賀

安帝永初中鮮卑大人燕荔陽詣闕朝賀鄧太后賜

燕荔陽王印綬赤車參駕曹公始三賊良大豈至也

順帝永和元年春正月扶餘王來朝京師帝作黃門

鼓吹角抵戲以遣之

獻帝建安二十一年匈奴南單于呼厨泉將其名王來朝待以客禮遂留內侍使右賢王去卑撫其國而匈奴折節過於漢舊是時曹公破三郡烏丸還至易水代郡烏丸行單于晉富廬上郡烏丸行單于那樓將其名王來賀

魏齊王正始六年歲不耐侯舉邑降八年詣闕朝貢詔更拜不耐濊王居處雜在民間四時詣郡朝謁一郡有軍征賦調供給役使遇之如民

晉武帝咸寧中馬韓王來朝

大康二年辰韓王復來朝貢七年又來

後魏太武太平真君三年五月行幸陰山北六月仇池楊難當朝於行宮先是起殿於陰山北殿成而難當至因曰廣德焉

正平元年伊吾王唐和詣闕太武優寵之待以上客和兄契子玄達性果毅有父風與叔父和歸闕俱爲上客拜安西將軍晉昌公

二年焉耆前部王伊維朝京師賜以妻妾奴婢田宅牛羊拜上將軍王如故

隋煬帝大業三年六月啓民可汗來朝帝遣鴻臚卿史祥迎接之

九月入觀
五年六月高昌王麴伯雅來朝

七年十二月西面突厥處羅多利可汗來朝上大悅
接以殊禮

十年突厥啓民可汗率其子咄言立來朝於東都
唐太宗貞觀二年東謝蠻主元深入朝冠烏熊皮冠
若今之旄頭以金銀絡額身被毛帔常皮行膝而着
履中書侍郎顏師古奏言昔周武王之時天下太平
遠國歸款周史乃集其事爲王會篇今萬國來朝至
如此輩章服實可圖寫今請撰爲王會圖從之

四年九月伊吾城王來朝

十二月高昌王麴文泰來朝禮之甚厚

十年十二月吐谷渾河源王來朝

十三年十二月吐谷渾王河源郡王慕容諾曷鉢來
朝以宗女爲弘化郡主以妻之

二十二年二月以結骨部置堅昆都督府隸燕然都
護以其侯利發失鉢屈阿棧爲左屯衛大將軍堅昆
都督初結骨未嘗通中國聞鐵勒等咸來內附卽遣
使頓頽稱臣并獻方物至是其君長遂自入朝見太
宗於天成殿宴之謂群臣曰往日渭橋斬獲三突厥
自謂多功今致此人於席翻更不以爲怪可謂日用

而不知邪結骨醅醉歡甚因謂曰臣既一心歸國願授國家官職執笏而還故授以此任并賚錦帛二十三年正月制蕃王分爲三蕃以次朝集高宗以貞觀二十三年五月卽位七月于闐王伏闐信來朝

顯慶元年八月龜茲王白軻黎布失畢來朝

咸亨四年波斯卑路斯自來入朝

五年十二月于闐王伏闐雄率其子衆及管領七十餘人來朝并獻方物

辛卯波斯王卑路斯來朝

則天垂拱三年正月于闐王伏闐雄來朝

天授三年女國王俄琰兒爾來朝

玄宗開元二年二月癸巳奚王李大酺等來朝上謂之曰卿等爲朕外藩欵誠夙著爰初州屬職貢相仍往緣寄任非才拙於綏撫因使卿等猜貳頗成阻絕而能不忘本讎然改圖覽所獻書具知至懇大酺將尚縣主失活又遣近親竝自邊隅同臻維邑朕今與卿等相見喜慰良深

五年奚王李大酺入朝封饒樂郡王

七年十一月契丹松漠郡王莎固與永樂公主來朝

十一年松漠郡王鬱于入朝仍請婚
十三年契丹王邵固來朝從封東嶽詔授左羽林大將軍改封廣化郡王

代宗大曆六年十一月文單國王來朝并獻馴象一十有一宰臣等上言曰臣聞春秋二百四十年不紀祥瑞而載異國之朝其在周書亦美西旅之獻蓋重共德化及遠天下大同也伏惟寶應元聖文武皇帝陛下以至敬事天地以至孝奉宗祀武功以定大難文德以懷遠人故舊史未載之邦前王不賓之長聲教所隔言語莫通悠颺南溟幾千萬里瞻望中國知

有聖人踰海而來歷年方至綿邈重阻奔波載馳黃金飾冠白璫充耳服柔群象牽致闕前低迴馴擾稽顙屈膝隨萬國而來庭與百獸而率舞如知禮樂之節益盛羽儀之容有以彰仁化玄通醇源溥暢至和大順以兆昌期事軼於軒皇跡超於漢代矣臣等謬塵樞近獲覩洪休伏請宣付史官光昭簡冊手詔荅曰文單遠國自古未賓能瞻八律之風來申重譯之貢君臣入覲嬪御偕朝越海踰山輪珠獻象顧慚薄德有邁前王此皆宗社効靈上玄幽贊卿等寅亮台鼎燮和神人翼致感通無遠不屆永言輔弼慶賀良

深所請付史官者依

請求

王者內阜黔首外撫四夷雖蒐狩訓兵體不殺於神武而梯航獻欵嘉來遠而施惠必接以恩信乃得其要領其或告饑饉之灾追和親之好故可示羈縻之義伸賜與之恩至於借書籍請音樂或假壤土或希授兵蓋典制之靡存在撫御而斯得俾夫桀鰲以息奢僭不萌有懷感之心無過望之意則可以稽魏絳和戎之利賈誼五餌之術徹三邊之烽警廣函夏之亭毒矣

漢武帝時單于遣使遺漢書云南有大漢北有強胡

胡者天之驕子也不為小禮以自煩今欲與漢

與

同大關歲給遺我米酒萬石稷米五千斛雜繒萬疋

則邊不相盜矣

元帝初即位呼韓邪單于復上書言民衆困乏詔雲

中五原郡轉穀二萬斛以給焉郅支單于自以道遠

恐漢擁呼韓邪遣使上書來求侍子

後漢光武建武二十六年北匈奴復遣使詣闕貢馬

及裘更求和親并請音樂

晉元帝大興三年建平夷王向弘向璿等詣臺求拜

除尚書郎張亮議夷貊不可假以軍號元帝詔特以弘為折衝將軍蓋平鄉侯竝賜以朝服

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吐谷渾慕延遣使上表求牽車獻烏丸帽女國金酒器胡王金釧等物太祖賜以牽車

南齊武帝永明六年宕昌王使求軍儀及雜伎書詔報曰知須軍儀等九種竝非所愛但軍器種甚多致之未易內伎不堪涉遠祕閣圖書例不外出五經集

註論語今特勅賜王各一部

扶南王姓僑

一作橋音驕

陳如名闍邪跋摩啓曰臣有奴

名鳩酬羅委臣免走別在餘處構結凶逆遂破林邑

仍自立為王永不恭從違恩負義叛王之奴天不容

載伏尋林邑者昔為擅和所破久已歸化天威所被

四海弭伏而今鳩酬羅守執匈奴自專良強且林邑

扶南隣界接相親又是臣奴猶尚逆去朝廷遙遠豈

復遵奉此國屬陛下故謹具上啓伏聞林邑頃年表

獻間絕便所永隔朝廷豈有師子坐而安犬鼠伏願

遣將軍將伐凶逆臣亦自効微誠助朝廷翦撲使邊

海諸國一時歸伏陛下若欲別立餘人為彼王者伏

聽勅旨脫未欲灼然興兵伐林邑者伏願特賜勅在

所隨宜以少軍助臣乘天之威殄滅小賊伐惡從善
平蕩之日上表獻金五婆羅今輕此使送臣丹誠表
所陳啓不盡下情謹附郵伽仙并其伴口具啓聞伏
願愍所啓

河東王拾寅子易度侯好星文嘗求星書朝議不給
芮芮王求醫工等物武帝詔報曰知湏醫及織成錦
工指南車漏刻竝非所愛南方治疾與北土不同織
成錦工竝女人不堪涉遠指南車漏刻此雖有其器
工匠久不復存不副爲恨

梁武帝大同七年百濟王遣使請涅槃等經義毛詩

博士并工匠畫師等勅竝給之

後魏太武太平貞君十一年車師王車夷雜遣使琢
進薛直上書臣亡父僻處塞外仰慕天子威德遣使
奉獻不空於歲天子降念賜遣甚厚及臣繼立不闕
嘗貢天子垂矜亦不異前世敢緣至恩輒陳私懇臣
國自無諱所攻擊經今八年人庶饑荒無以存活賊
今攻臣甚急臣不能自全遂捨國東奔三分免一卽
日已到馬耆東界思歸天闕幸垂賑救於是下詔撫
慰之開馬耆倉賑給之

孝文延興二年八月丙辰百濟國遣使奉表請師伐

高麗

太和十七年九月乙亥鄧至王象舒彭遣子舊詣闕表求以位授舊詔許之

宣武永平元年十月高昌國王麴嘉遣其兄子私畧左衛將軍孝亮奉表來朝因求徒乞師迎接

隋文帝開皇中突厥沙鉢略既為藩附因請獵於嘗代之間許之仍遣人賜其酒食沙鉢略率部落再拜受賜

唐高祖武德二年九月突厥遣使者蒞殺曷娑那可汗於中書門下省初曷娑那與始畢

王欽若等曰突厥始畢可汗也

有隙至是聞在長安遣使來請高祖以為疑群臣咸進曰今若不與則是存一人而警一國後必為患遂不得已乃從之

八年高麗遣人來學道佛法詔許之

太宗貞觀十七年林邑王遣使云為扶南所攻乞師救援太宗曰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採爾為我隣國扶南安敢侵逼此是爾懼自來將無事矣後有使至悉如太宗言

高宗麟德二年正月丁卯吐蕃遣使來朝請與吐谷渾復修和好并請赤水地以為牧野帝不許之

則天垂拱二年二月新羅王金政明遣使請禮記一部并新文章令新司寫吉凶要禮并於文館詞林採其詞涉規誡者勒成五十卷賜之

玄宗開元四年奚使乞於寺觀禮拜及向兩市貨易許之

六年十一月丁未阿史恃勒僕羅上書訴曰僕羅克吐火羅葉護部下管諸國王都督刺史總二百一十二人謝颺國王統領兵馬二十萬衆罽賓國王統領兵馬二十萬衆骨吐國王石汗那國王解蘓國王石匿國王悒達國王護密國王護時健國王范延國王

久越德建國王勃特山王各領五萬衆僕羅祖父已來並是上件諸國之王蕃望尊重僕羅兄般都泥利承嫡繼襲先蒙恩勅差使持節就本國册立為王然火羅葉護積代已來於大唐忠赤朝貢不絕本國緣接近大食吐蕃東界又是西鎮僕羅兄每徵發部落下兵馬討論擊諸賊與漢軍相知聲援應接在於邊境所以免有侵漁僕羅兄前後屢蒙聖澤媿荷國恩遂發遣僕羅入朝侍衛王階至願獻忠殉命以為臣妾僕羅至此為不解漢法鴻臚寺不委蕃望大小有不比顛流例高下相懸即奏擬授官竊見石國龜茲

并余小國王子皆領等入朝元無功劫竝緣蕃望授
三品將軍况僕羅身恃勤本蕃位望與親王一種北
顛大小與諸國王子懸殊却授僕羅四品中郎但在
蕃王子第娑羅門瞿曇金剛龜茲王子白孝順等皆
數改轉位至諸衛將軍唯僕羅最是大蕃去神龍元
年蒙恩勅授左領軍衛翊府中即將至今經一十四
年久被淪屈不蒙准例授職不勝苦屈之甚勅鴻臚
卿准例定品秩勿令稱屈

七年二月安國王篤薩波提遣使上表論事曰臣篤
薩波提言臣是從天主領會天下賢聖皇帝下一百萬
重草顛奴在遠义手胡跪禮拜天恩威相如拜諸天
自有安國已來臣種族相繼作王不絕并軍兵等竝
赤心奉國從此年來被大食賊每年侵擾國土不寧
伏乞天恩滋澤救臣苦難仍請勅下突厥施令救臣
等臣卽統領本國兵馬計會讎破大食伏乞天恩依
臣所請今奉獻波斯驥二佛蘇繡毼一鬱金香三
十斤生石蜜一百斤臣今借紫訖伏乞天恩賜一員
三品官又臣妻可敦奉進柘必大璽毼二繡毼一
上皇后如蒙天恩滋澤請賜臣鞍轡器仗袍帶及賜
臣妻可敦衣裳粧粉

其月戊辰俱密國王那羅延上表曰臣曾祖父叔兄
弟等舊來赤心向大國今大食來侵吐火羅及安國
石國拔汗那國並屬大食臣國內庫藏珍寶及部落
百姓物竝被大食徵稅將去伏望天恩處分大食冷
免臣國徵稅臣等卽得久長守把大國西門伏乞昭
臨臣之願也

其月庚午康國王烏勒伽遣使上表曰臣烏勒伽言
臣是從天主晉天皇帝下百萬里馬蹄下草土顛奴
臣種族及諸胡國舊來赤心向大國不會反叛亦不
侵損大國爲大國行禪益土從三十五年來每共大

食賊鬪戰每年大發兵馬不蒙天恩送兵救助經今
六年被大食元率將異密屈底波領衆軍兵來此共
臣等鬪戰臣等大破賊徒臣等兵士亦大歿損爲大
食兵馬極多臣等力不敵也臣入城自固乃被大食
圍城以三百批車傍城三穿大坑欲破臣等城國伏
乞天恩知委送多少漢兵來此救助臣苦難其大食
只合一百年強盛今年合滿如有漢兵來此臣等必
是破得大食今謹獻好馬一波斯駱駝一騾二如天
恩慈澤將賜臣物謂付臣下使人將來莫無侵奪
八年南天竺國王右武衛大將軍尸利那羅僧伽寶

多跋摩爲國造寺上表乞寺額勅以歸化爲名又上表乞袍帶曰蕃人無識惟將衣帶爲重旣不賜及豈知優寵勅中書門下南天竺王遠遣朝貢其使却還竝瀆周旋發遣滿望乃以錦袍金帶魚袋七事賜其使遣之

十年三月庚戌波斯國王勃善活遣使獻表乞授一員漢官許之

十五年吐火羅葉護遣使上言曰奴身罪逆不孝慈父身被大食統押應徹天聰頌奉天可汗進旨云大食欺侵我卽與你氣力奴身今被大食重稅欺苦實

深若不得天可汗救活奴身自活不得國土必遭破徹求防守天可汗西門不得伏望天可汗慈憫與奴身多少氣力使得活路又承天可汗處分突厥施可汗云西頭事委你卽瀆發兵除却大食其事若實望天可汗却垂處分奴身緣大食稅急不救得好物奉進望天可汗焠之所欲驅遣奴身及須已西方物竝請處分奴身一一頭載不敢怠慢

十八年七月癸未命有司寫毛詩禮記左傳文選各一部賜金城公主從其請也

十九年康國王烏勒上表請封其子咄曷爲曹國王

默賈為米國王許之

十九年十一月突厥遣其大臣葛阿默察之來朝獻馬五十四謝恩也初突厥苾伽可汗之弟闕特勒死苾伽來請巧匠寫其真詔遣畫工六人往焉既畫工妙絕倫突厥國內未之見者苾伽每觀畫處嗷歎如第再生悲涕不自勝遂遣察之謝恩且送畫人也

二十三年閏十一月日本國遣其臣名代來朝獻表懇求老子經本及天尊像以歸于國發揚聖教許之三十六年六月甲子渤海遣使求寫唐禮及三國志晉書三十六國春秋許之

二十九年拔汗那王阿悉爛達千上表請改國名勅改為寧遠國

天寶元年五月石國王遣使上表乞授長男那居車鼻施官詔拜大將軍賜一年俸料八載吐火羅葉護夫里嘗伽羅遣使來朝獻表曰臣隣境有一胡號曰竭帥居在深山恃其險阻違背聖化親輔吐蕃知勃律地狹人稠無多田種鎮軍在彼糧食不充於箇失密市易鹽米然得支濟商旅來往皆著竭帥國過其王遂受吐蕃貨求於國內置吐蕃城堡捉勃律要路自高仙芝開勃律之後更益兵二

千人勃律因之謁帥王與吐蕃乘此虛危將兵擬入
臣每憂思一破克徒若開得大勃律已東直至闐焉
耆卧凉瓜肅已來吐蕃更不敢停住望安西兵馬來
載五月到小勃律六月到大勃律伏乞天恩允臣所
奏若不成請斬臣爲七段綠箇失密王向漢忠赤兵
馬復多土廣人稠糧食豐足特望天恩賜箇失密王
勅書宣慰賜衣物并寶鈿腰帶使感荷聖恩更加忠
赤帝覽表許之
十二載四月甲戌骨咄國人史難之康丁真表乞度
爲僧許之

德宗貞元二十年日本國留任學生橘免執學同僧
空海至元和元年正月司本國使判官高階真入奏
前件學士等藝業稍成願歸本國使請與臣同其歸
國從之

憲宗元和二年正月庚子迴鶻使者請於河南府太
原府置摩尼寺三所許之
穆宗長慶四年九月甲子靈武節度使李進誠奏吐
蕃遣使求五臺山圖山在代州多浮圖之跡西戎尚
此教故來求之

敬宗寶曆元年五月庚辰新羅國王金彥昇奏先在

太學生崔利貞金叔貞朴季業四人請放還蕃其新
赴朝貢金兀夫金立之朴亮之等一十二人請留在
宿衛仍請配國子監習業鴻臚寺給資糧從之
二年十二月新羅質子金允夫請准舊例中使入蕃
便充副使同到本國譯詔書不許但隨告使充副使
文宗太和七年春正月己亥銀青光祿大夫簡較秘
書監忽汗都督國王大燹震奏遣學士解楚卿趙孝
明劉寶俊三人附謝恩使同中書右平章事高賞英
赴上都學間先遣學生李居正朱承朝高壽海等三
人事業稍成請准例遞乘歸本國許之

武宗會昌元年八月迴鶻迫於饑求糧食閏九月丁
酉詔許賑救迴鶻米二萬石時帝開延英復召宰臣
問之陳夷行候次謂李德裕曰此竝資盜糧耳德裕
曰今徵兵未集天德至危若不救此饑人且令三數
月安靜忽陷却天德公能獨當其咎否夷行遂默然
而止及德裕延英從容論奏帝心乃定
梁太祖建號契丹阿保機遣使送名馬女口貂皮等
求封冊梁祖與之書曰朕今天下皆平惟有太原未
服卿能長驅精甲徑至新莊爲我翦彼仇讐與爾便
行封冊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十一月己丑幽州李存賢奏契丹林牙求茶藥

明宗天成二年十月幽州奏契丹王差人持書求碑石欲爲其父表其葬所

三年四月幽州奏得契丹書求覓藥器云要蕃中所

有卽亦遵副帝曰招懷之道且宜依隨

四年十月吐渾首領薛糞堆進狀乞授嵐州刺史上欲許之安重誨諫乃止

長興三年二月雲州上言契丹遣使來求果子帝曰虜中雖闕此物亦非彼實然蓋當面偵謀宜阻其求但報云遣使入朝當有處分

三月甲午禮賓使梁進德自契丹使廻稱契丹王請放前刺舍利還本國

七月幽州奏契丹國差梅老乾捺鋪都到州求果子

晉王廷喬移鎮定州先是契丹欲以王處直之子威爲節度使處直則廷喬之叔祖也處直爲養子都所

篡時威北走虜廷虜納之至是虜遣使諭高祖云欲使王威襲先人土地如我蕃中之制高祖答以中國

將較自刺史團練防禦使序遷方授旄節請遣威至此任用漸令外進乃合中土舊規王威深怒其見拒

使人復報曰爾自諸侯為天子有何階級耶高祖畏其滋蔓則厚賂力拒其命虜忿稍息遂連升延喬鎮中山且欲塞其意也

互市

夫王者之牧四夷也有懷柔之道焉有羈縻之義焉蓋所以底寧邊鄙休息中夏者也則互市之設其懷柔羈縻之旨與爰自漢初始建斯議繇是擇走集之地行關市之法通彼貨賄敦其信義歷代遵守斯亦和戎之一術也

漢高祖立趙佗為南粵王使和輯百越

輯與集同

至高后

時有司請禁關市鐵器

佗上書言高后令曰毋予蠻夷外越金鐵用器馬牛羊

予之牝母予之牝

文帝時匈奴和親與通關市

景帝時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

武帝時明和親約束厚遇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

以下皆親往來長城下匈奴貪尚樂關市嗜漢財物

嗜讀曰音

亦通關市不絕以中之

以關市中其意中竹仲切

宣帝時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

親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

後漢光武建武中置烏桓較尉於上谷寧城

縣名亦作寧城

歲時互市焉

明帝永平中北單于欲合市遣使求和親帝冀其交通不復為寇乃許之

章帝元和元年武威太守孟雲上言北單于復願與吏人合市詔書聽雲遣驛使迎呼慰納之北單于乃遣太且渠伊莫訾王等驅牛馬萬餘頭來與漢賓客交易諸王大人或前至所在郡縣為設官邸賞賜待遇之

安帝永初中鮮卑大人燕荔陽詣關朝賀鄧太后令止烏丸較尉所居寧城下通胡市

獻帝建安中鮮卑素利彌加厥機因烏丸較尉闔柔上貢獻通市是時梁習為并州刺史鮮卑大人育延嘗為州所畏而一旦將其部落五千餘騎詣習求互市習念不聽則恐其怨若聽到州下又恐為所畧於是乃許之往與會空城中交市遂勅郡縣自將治中以下軍往就之

魏文帝黃初三年鮮卑軻比能帥落部大人小子代郡烏丸修武盧等三千餘騎驅牛馬七萬餘口交市北燕馮跋時庫莫奚虞出庫真率三千餘落請交市獻馬千疋許之處之於營丘

梁高祖天監中河南王休運籌遣使貢獻其地與益州隣嘗通商賈

後魏宣武時西域東域貢其珍物充於王府又於南垂立互市以致南貨羽毛齒革之屬無遠不至

隋煬帝時西域諸蕃多至張掖與中國交市帝令吏部侍郎裴矩掌其事

唐高祖武德八年吐谷渾款承風戍各請互市竝許之

玄宗開元二年九月太常少卿姜晦上封請以空名告身於六胡州市馬率二十四馬酬一游擊將軍時

廐馬尚少深以為然遂命齎告身三百道往市焉

四年奚使乞於西市貨易許之

十五年吐蕃與突厥小殺書將計議同時入寇小殺并獻其書帝嘉其誠引梅錄噉宴於紫宸殿厚加賞

賚仍許於朔方軍西受降城為互市之所

肅宗乾元中迴鶻仍歲來市以馬一匹易絹四十疋動至數萬馬

代宗大曆八年迴鶻遣赤心領馬一萬疋來求市帝以馬價出於租賦不欲重困於民命有司量入計許

市六千疋

德宗貞元三年十二月初禁商賈以口馬噐械於黨項貨易

六年六月廻紇使移職伽達于歸蕃賜馬價絹三十萬疋

八年七月給廻紇市馬絹七萬疋

憲宗元和十年八月以絹十萬疋償廻紇之馬直

十一月吐蕃使款隴州塞請互市許之

十二月以絹九萬七千疋償廻紇馬直

十一年二月以內庫繒絹六萬疋償廻紇馬直

四月以絹二萬五千疋償廻紇馬直

穆宗長慶二年二月以絹五萬疋賜廻紇充馬價

四月又賜廻紇馬價絹七萬疋

十二月以絹八萬疋償廻紇馬直

文宗太和元年三月內出絹二十六萬疋賜廻紇充

馬價

六月命中使以絹二十萬疋付鴻臚寺宣賜廻紇充

馬價

五年六月貶右龍武大將軍李甚為宣州別駕甚子

貸廻紇錢一萬一千四百貫不償為廻紇所訴故貶

甚因下詔曰如聞頃來京城內衣冠子弟及諸軍使

并商人百姓等多有舉諸蕃客本錢歲月稍深徵索不得致蕃客停滯市易不獲及時方務撫安須除舊弊免令受屈要與改更自今以後應諸色人空除准勅互市外並不得輒與蕃客錢物交關委御史臺及京兆府切加捉搦仍卽作條件聞奏其今日已前所欠負委府縣速與徵理處分

開成元年六月淄青節度使奏新羅渤海將到熟銅請不禁斷是月京兆府奏准建中元年十月六日勅諸錦罽綾羅縠繡織成細細絲布毳牛尾真珠銀銅鐵奴婢等並不得與諸蕃互市又准令式中國人不

合私與外國人交通買賣婚娶往來又舉取蕃客錢以產業奴婢為質者重請禁之

後唐莊宗同光三年八月青州言到黑水蕃馬三十疋

明宗天成二年八月新州奏得契丹書乞置互市翼日付中書宣示百官

四年四月勅沿邊置場買馬不許蕃部直至關下帝自臨馭欲來遠人黨項之眾競赴都下嘗賜酒食於禁庭醉則連袂歌土風以出凡將到馬無駑良並云上進國家雖約其價以給之并計其館穀錫賚每歲

不下五六十萬貫侍臣以為耗蠹中華無出於此因

止之

是年散騎嘗侍蕭希甫條奏諸蕃貢馬稍多酬賞價倍戎夷無厭競思與販請却於邊上置互

市只許首領入貢

長興二年五月青州奏黑水瓦兒部至登州賣馬

三年七月飛龍使奏廻紇所賣馬瘦弱不堪估價帝

曰遠夷交市不可輕阻可以中等估之

愍帝應順元年正月雲州張溫言契丹在州境互市

間正月雲州上言契丹至州界市易

二月雲州上言韃韃胡祿木族帳到州界市易

末帝清泰元年七月登州言高麗船一艘至岸管押

將盧斯而下七十人入州市易是月雲州言契丹首

領逆律梅里求互市從之

十月青州言高麗遣人市易

二年北面總管言契丹遣人欲為互市其吐渾部族

歸舊地從之

是年雲州言總管報於州西北野固口與契丹互市

從之

十二月雲州沙彥珣奏十年前與契丹互市則例

三年雲州言契丹石祿牧部族近城市易

晉少帝天福八年西京奏契丹遣前青白軍使王從

益到京出餘貨斛斛宣破省錢收糴 是時馮暉移鎮靈武河西羊馬

所產易為交易昔年得馬五千匹而蕃部歸心朝議患之

周太祖廣順元年二月命廻紇來者一聽私便交易官不禁詰先是廻紇間歲入貢每行李至關禁民不得於蕃人處市易寶貨犯者有刑太祖以為不可至是聽之繇是王之價直十損七八矣

十月涇州言招到蕃部野龍十九族有馬赴市私貨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外臣部 四十五

疆盛 讐怨 亡滅

疆盛

夫中邦任土猶申畫於要荒絕域殊風固靡通於正朔是故鬃首雕題之客常鞬卉服之民舞干之君不加之以文教統弧之后不董之以武威故能蕃育窮

陳延祚長世乘時射利侵侮外陲安忍阻兵吞噬同
顛雖蛇豕薦食以凶器為令圖然夷狄有君固先儒
之深耻也

西羌無弋曾孫忍當秦獻公初立欲復繆公之迹兵
臨渭晉滅狄獯獯音尤戎忍季父邛畏秦之威將其眾

種附落而南出賜支河曲自後忍及弟舞獨留湟中
竝多娶妻婦忍生九子為九種舞生十七子為十七
種羌之興盛從此起矣及忍子研立時秦孝公雄強
威服羌戎孝公使太子駟率戎狄九十二國朝周顯
王研至豪健故羌中號其後研種及秦始皇時務并

六國以諸侯為事兵不西行故種人得以蕃息

漢匈奴冒頓單于襲滅東胡王虜其民眾畜產既歸

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二王之居悉復

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之

朝那虜施朝那屬安定虜施屬上郡遂侵燕代是時漢方與項羽

相距中國罷於兵革罷讀日疲以故冒頓得自疆控弦之

士三十餘萬控引控弦言能引存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

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尚矣尚久其世傳不可得而次

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彊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諸夏

為敵國後北復渾窳屈射丁零隔昆龍新羣之國五小

國也渾音胡昆切蘇音戈王切羣音犁

於是匈奴貴人大臣皆服以冒

頓為賢是時漢初定徙韓王信於代郡馬邑匈奴大

攻圍馬邑韓王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匈

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高帝至平

城冒頓縱精兵三十餘萬圍高帝於白登七日

匈奴烏維單于于詹武帝元封六年立年少號兒單

于益西北左方兵直雲中右方兵直酒泉墩煌

朝鮮王衛滿初聚亡命千餘人東走出塞渡泃水屬

真番朝鮮蠻夷會孝惠高后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卽

約滿為外臣保塞外蠻夷毋使盜邊蠻夷君長欲入

見天子勿得禁止以聞帝許之以故滿得以兵威財

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臨屯皆來服屬方數千里

安息國王治脊兜

番音盤

其屬大小數百城地方數千

里最大國也武帝始遣至安息王令將二萬騎迎於

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

屬

屬聯也音之欲切

烏孫國大昆彌國多馬富人至四五千疋最為疆國

故服匈奴

故謂舊時也服屬於匈奴也

後盛大取羈屬不肯往朝

會

言纜羈縻屬之而已

大月氏國治監氏城控弦十餘萬故疆輕匈奴及為

匈奴所滅遂分爲五部翎侯

翎卽翁字

後百餘歲貴霜翎

侯丘就郤攻滅四翎侯自立爲王國號貴霜王侵安

息取高附地又滅濮達罽賓悉有其國丘就郤年八

十餘死子闡膏珍代爲王復滅天竺置將一人監領

之月氏自此之後最爲富盛諸國稱之皆曰貴霜王

漢本其故號言大月氏云

莎車國王治莎車城及宣成王康死弟賢代立詐稱

大都護移書諸國諸國悉服屬焉號賢爲單于賢浸

以驕橫重求賦稅數攻龜茲諸國諸國愁懼

後漢武陵蠻夷光武中興之際最爲盛

燒當羗滇吾附落中元中轉盛嘗雄諸羗每欲侵邊

者滇吾轉教以方畧爲其渠帥

于闐王明帝永平中始盛從精絕至疏勒十三國皆

服從而鄯善王亦始疆盛自是南道自葱嶺以東唯

此二國爲大

先零別種滇零與諸種安帝永初元年大爲寇掠遣

車騎將軍鄧騭征西較尉任尚擊之騭尚軍大敗於

是滇零等自稱天子於北地招集武都叅狼上郡西

河諸種衆遂大盛東犯趙魏南入益州殺漢中太守

董炳遂寇鈇三輔斷隴道湟中諸縣粟石萬錢百姓

死亡不可勝數朝廷不能制

鮮卑者東胡之支也自和帝永元中大將軍竇憲遣右較尉耿夔擊破匈奴單于逃走鮮卑因此轉徙據其地匈奴餘種留者尚有十餘萬部落皆自號鮮卑鮮卑繇此漸盛安帝末鮮卑其至韃遂盛控弦數萬騎數道入塞趨五原寧朔攻匈奴南單于殺左奧韃日逐至延光中鮮卑既緊殺郡守膽意轉盛控弦數萬騎桓帝時鮮卑檀石槐者年四十五勇健多智畧異部大人收取其外家牛羊檀石槐單騎追擊之所向無前悉還得所亡者繇是部落畏服乃施法禁平

曲直無敢犯者遂推為大人檀石槐乃立庭於彈汗

山歙仇水上

歙音昌悅切

去高柳北三百餘里兵馬甚盛

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因南抄緣邊北拒丁零東敗扶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網羅山川水澤鹽池延熹中鮮卑自分其地為三部從右北平以東至遼東接扶餘濊貊二十餘邑為東部從右北平以西至上谷十餘邑為中部從上谷以西至燉煌烏孫二十餘邑為西部各置大人主領之皆屬檀石槐靈帝光和初鮮卑種衆日多田畜射獵不足給食檀石槐乃自循行見烏集鳳水廣數百里水停

不流其中有魚不能得之聞倭人善網捕於是東擊
 倭人國得千餘家徙置秦水上令捕魚以助糧食
 南匈奴和帝永元三年中尅獲納降黨衆最盛領戶
 三萬四千口二十三萬七千三百勝兵五萬一百七
 十
 烏桓大人本東胡也靈帝初上谷有難樓者衆九千
 餘落遼西丘力居者衆五千餘落皆自稱王又遼東
 蕪僕廼衆千餘落自稱峭王峭音七笑切
 獻帝建安中烏丸鮮卑稍更疆盛亦因漢末之亂中
 國多事不遑外討故得擅漠南之地寇暴城邑殺掠

人民北邊仍受其困會袁紹兼河北乃撫有三郡烏
 丸寵其名王而收其精騎其後尚熙又逃于蹋頓蹋
 頓又驍武邊長老皆比之冒頓恃其阻遠敢受亡命
 以雄百蠻
 右北平烏丸衆八百餘落自稱汗魯王竝勇健而多
 計策
 韓濊北與高句驪沃沮南與辰韓接本皆朝鮮之地
 也靈帝末竝盛郡縣不能制百姓苦亂多流亡入韓
 者
 扶餘本屬玄菟漢末公孫度雄張海東威服外夷扶

餘王尉仇台更屬遼東時句驪鮮卑疆度以扶餘在二虜之間妻以宗女

魏鮮卑軻比能黃初中衆疆盛控弦十餘萬騎每鈔畧得財物均平分付一決目前終無所私故得衆死力餘部大人皆敬憚之

晉林邑國王范逸死奴文篡位於是乃攻大岐界小岐界式僕徐狼屈都乾魯扶單等諸國并之有衆四五萬人遣使通表入貢于武帝其書皆胡字至穆帝永和三年文率其衆攻陷日南害太守夏侯覽殺五六千人餘奔九真以覽尸祭天鏹平西卷縣賊遂據

日南告交州刺史朱蕃求以日南北鄙橫山爲界初徼外諸國賞齋寶物自海路求貿貨賄而交州刺史日南太守多貪利侵侮十折二三至刺史姜壯時使韓戢領日南太守戢佑較大半又伐船調炮聲云征伐繇是諸國悉憤且林邑少田貪日南之地戢死繼以謝擢侵刻如初及覽至郡又耽荒于酒政教愈亂故被破滅旣而又還林邑是歲朱蕃使督護劉雄戍于日南又復攻陷之四年文又襲九真害士庶十八九明年征西督護滕峻率交廣之兵伐文於盧容爲文所敗

焉耆國王會滅白山遂據其國武帝太康中遣子熙歸本國為王會有膽氣籌畧遂霸西胡葱嶺以東莫不率服又... 索虜猗孫十翼韃勇壯眾復附之號上維公北有洮漠南據陰山眾數十萬

宋荆蠻民順附者一戶輸穀斛其餘無雜調而宋民賦役嚴苦貧者不復堪命多逃亡入蠻蠻無輕役疆者又不供官稅結黨連群動有數百十人州郡力弱則起為盜賊種類稍多戶口不可知也所在多深險居武陵者有雄溪楠溪辰溪酉溪謂之五溪而宜都

天門巴東建平江北諸郡蠻所居皆深山重阻人跡罕至焉前世以來屢為民患及至宋世或降或叛征討不絕時巴東建平宜都天門四郡蠻為寇諸郡民戶流散十不存一明帝順帝世尤甚雖遣攻伐終不能禁荆州為之虛弊

南齊東夷高麗王樂浪公高璉高祖建元三年遣使貢獻乘船泛海嘗亦通使于魏然疆盛不受制魏置諸國使邸齊使第一高麗次之... 梁滑國車師之別種也元魏之居柔乾也滑猶為小國屬芮芮後稍疆大征其旁國波斯盤盤罽賓焉耆

龜茲踈勒始黑于闐旬盤等國開地千餘里
後魏芮芮國蓋匈奴別種自孝武南遷因擅其故地
宋昇明中遣王洪軌使馬引之共伐魏齊建元元年
洪軌始至其國國王率三十萬騎出燕然山東南二
千餘里魏人閉關不敢戰
後周突厥之種他鉢控弦數十萬中國憚之周齊爭
結姻好傾府藏以事之他鉢益驕每謂其下曰我在
南兒嘗孝順何患乎貧也
隋突厥之後沙鉢畧妻宇文氏之女曰千金公主自
傷宗祀絕滅每有復隋之志日夜言之於沙鉢畧孫

是悉衆爲寇控弦之士四十萬高祖令柱國馮昱屯
乙弗泊蘭州總管叱李長叉守臨洮上柱國李崇屯
幽州達奚長儒據同樂皆爲虜所敗
莫何可汗突厥之別種也突厥處羅可汗旣敗莫何
可汗始大莫何勇毅絕倫甚得衆心爲隣國所憚伊
吾高昌焉耆諸國悉附之
始畢可汗以煬帝大業中始畢率其種落入寇鴈門
次年又寇馬邑隋末亂離中國人歸之者無數遂大
疆盛勢凌中夏迎蕭皇后置於定襄薛舉竇建德王
世充劉武周梁師都李軌高開道之徒雖僭尊號皆

比面稱臣受其可汗之號使者往來相望於道也
康國者康居之後也名爲疆國而西域諸國多歸之
米國史國曹何國安國小安國那色波國烏邦曷國
皆歸附之

唐西突厥王葉護可汗勇而有謀隣國爭附之控弦
之士數十萬據舊烏孫之地遂霸西國自隋末與中
國絕高祖初復通吐蕃號其王爲贊府太宗貞觀八
年十一月遣使朝貢贊府年始弱冠驍武絕人性慷
慨有霸西域之志黨項白蘭諸部及吐蕃渾西域諸
國咸畏懼之高宗調露中吐蕃始盛先是鄒南募兵

於茂州之西南築安戎城以斷吐蕃通蠻之路俄有
生羗爲吐蕃鄉導攻陷其城遂引兵守之繇是西洱
河諸蠻皆降吐蕃時吐蕃盡牧羊同黨項及諸羗之
地東與涼松茂雋等州相接南隣天竺西又攻陷龜
茲踈勒等四鎮北抵突厥地方萬餘里自漢魏已來
西戎之盛未之有也云葉護可汗西突厥也葉護立
遂北并鐵勒西拒波斯南接罽賓悉歸之控弦數十
萬羗有西域舊據烏孫之地又移庭於石國北于泉
其西域諸國王悉受頡利調發并遣土屯一人監統
之督其征賦西戎之盛未之有也

賓王姓不夜氏名噐宗弄讚驍勇有謀隣國爭同之屬莫不賓伏之遂雄西域

大食國以高宗龍朔中擊破波斯又破拂菻又南侵波羅門吞并諸國勝兵四十餘萬

突厥車鼻可汗其地去京師尚萬里勝兵三萬人自稱乙注鼻可汗西有歌邏祿北有結骨皆附隸之

乙毗沙鉢羅西突厥也自龜茲鄯善且末吐火羅焉耆石國史國何穆國康國皆受其節度累遣使朝貢

太宗降璽書慰勉之

黑水靺鞨最處北方尤稱勁健每恃其勇嘗爲隣境

之患

後唐耶律阿保機者契丹別部尊長也先是契丹王

欽德政衰阿保機最推雄勁族帳漸盛代欽德爲主

先是契丹之先大賀氏有勝兵四萬分爲八部每部

皆號大人內推一人爲主建旗鼓以尊之每二年第

其名以代之及保機爲主乃怙彊恃勇不受諸侯之

代遂自稱國王及幽州劉守光末年苛虐羣士亡叛

皆入契丹洎周德威攻圍幽州燕之軍民多爲其寇

所掠旣盡得燕中人士教之文法繇是漸盛與太祖

會盟於雲州結爲兄弟其後阿保機僭稱帝號以妻

述律氏為皇后用燕人韓延徽為宰相法令嚴明諸侯畏服與太祖抗衡通朝貢於梁祖

晉人笑讐怨

傳曰九世猶可以復讐乎百世可也故有不反兵不共國之怨斯亦勇夫節士之所為矣若乃夷狄之人天性忿讐負兵怙眾結怨流隙乃有投身於窮荒依援於大國或竊發於好會或爭鋒於武力雖近乎義亦不足尚故周禮調人之設豈能諧和於異類者哉漢烏孫王號昆莫父難兜靡本與大月氏俱在祁連燉煌間小國也祁連山以東燉煌以西大月氏攻殺難兜靡奪

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傳父布就翎侯抱

亡置莫中

翎侯烏孫大臣號其署非一猶漢之將軍耳而布就者又翎侯之中別號猶右將軍

左將軍耳非其人

為求食還見狼乳之

以乳飲之又烏銜

肉翔其旁以為神遂持歸匈奴單于愛養之及壯以

其父民眾與昆莫使將兵數有功時且氏以為匈奴

所破西擊塞王

塞音先得切西域國名即佛經所謂釋種者塞釋聲相近本一姓耳

王南走遠從月氏居其地昆莫既健自請單于報父

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復西走徙大夏地昆莫

畧其眾因留居兵稍強會單于死不肯復朝事匈奴

遣兵擊之不勝益以為神而遠之

又云張騫建元中為郎匈奴降者言

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月氏遁而怨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欲通使騫以郎應募

杆彌國初貳師將軍李廣利擊大宛還過杆彌杆彌遣太子賴丹爲質於龜茲廣利責龜茲曰外國皆臣屬於漢龜茲何以得受杆彌質卽將賴丹入至京師昭帝乃用桑弘羊前議以杆彌太子賴丹爲校尉將軍田輪臺與渠犂地皆相連也龜茲貴人始翼其王曰賴丹本臣屬吾國今佩漢印綬來迫吾國而田必爲官王卽殺賴丹而上書謝漢漢未能征魏鮮卑漢末步度根旣立衆稍衰弱中兄扶羅韓亦

別擁衆萬人爲大人後代郡烏丸能臣氏等叛求屬扶羅韓扶羅韓將萬餘騎迎之到桑乾氏等議以爲扶羅韓部威禁寬緩恐不見濟更遣人呼軻比能比能卽將萬餘騎到當共盟誓比能便於會上殺扶羅韓扶羅韓子泄歸泥及部衆悉屬比能比能自以殺歸泥父特善遇之步度根繇是怨比能魏後數與比能更相攻擊步度根部衆稍寡弱將其衆萬餘落保太原鴈門郡步度根乃使人招呼泄歸泥曰汝父爲比能所殺不念報仇反屬怨家今雖厚待汝是欲殺汝計也不如還我我與汝骨肉至親豈與他等繇是

歸泥將其部落逃歸步度根比能追之弗及青龍元年比能誘步度根深結和親於是步度根撫泄歸泥及部衆悉保比能寇抄并州殺掠吏民明帝遣驍騎將軍秦朗征之歸泥叛比能將其部衆降拜歸義王賜幢麾曲蓋鼓吹居并州如故步度根爲比能所殺晉馬耆國王龍安夫人獯胡之女姪身十二月剖脅生子曰會立之爲世子會少而勇傑安病篤謂會曰我嘗爲龜茲王白山所辱不忘於心汝能雪之乃吾子也及會立襲滅白山遂據其國

扶南國子孫相傳至王槃况死國人立其大將范師
蔓蔓病姊子旃慕立殺蔓子金生十餘年蔓少子長
襲殺旃以刃饒旃腹曰汝昔殺我兄今爲父兄報汝
旃大將范尋又殺長國人立以爲王是吳晉時也
宋葉延父吐延爲昂城羌酋姜聰所刺葉延小而勇
果年十歲縛草爲人號曰姜聰每旦輒射之中則喜
不中則號叫涕泣其母曰讐賊諸將已屠膾之汝年
小何煩自苦如此葉延嗚咽不自勝荅母曰誠知無
益然葉延罔極之心不勝其痛耳性至孝母病五日
不食

唐新羅百濟武德九年遣使訟高麗王建武關其道

路不得入朝又相與有隙屢相侵掠詔員外散騎侍郎朱子奢往和解之建武奉表謝罪請與新羅對使會盟西突厥統葉可汗自負疆盛無恩於國部衆咸怨歌邏祿種多叛之頡利可汗不欲中國與之和親貞觀中數遣兵入寇又遣人謂統葉護曰汝若迎唐家公主要須經我國中而過統葉護患之阿史那社爾突厥處羅可汗子也武德九年延陀颉紇等諸部皆叛攻破欲谷設社爾擊之復爲延陀所敗貞觀二年遂率其餘衆保于西偏依可汗浮圖后遇頡利滅而西蕃葉護又死奚利邲咄陸可汗兄弟爭國社爾陽言降之引兵西上因襲破西蕃半有其國得衆十餘萬自稱都布可汗謂其諸部曰晉爲背叛破我國者延陀之罪也今我據有西方大得兵馬不平延陀而敢安樂是忘先可汗爲不孝也若天令不捷死亦無恨其酋長咸諫曰今新得西方須留鎮壓若卽棄去遠擊延陀只恐葉護子孫必來復國社爾不從親率五萬餘騎討延陀於積北連兵百餘日遇我行人劉善因立同娥設爲啞利始可汗社爾部兵又苦久役多委之逃延陀因縱擊敗之復保高昌

國其舊兵在者纔萬餘人又與西蕃結隙
高昌國貞觀中太宗遣折衝都尉直中書譯語揖怛
然紇使西域焉耆王突騎支因遣使朝貢請開大磧
路以便行李太宗許之自隋季離亂磧路遂閉西域
朝貢者皆繇高昌因是高昌怒遂與焉耆結怨遣兵
襲擊焉耆大掠而去

渤海國王武藝本高麗之別種也其父祚營東保桂
婁之地自立爲振國王以武藝爲桂婁郡王開元十
四年黑水靺鞨遣使來朝武藝謂其屬曰黑水途經
我境始可歸唐今不言而行必與大唐通謀腹背攻

我也遂遣母弟大門藝發兵以擊黑水門藝以充質
子至京師不欲構怨乃曰黑水歸唐而擊之是背唐
也唐國人衆兵強萬倍於我一朝結怨但恐自取滅
亡昔高麗全盛之時兵三十餘萬抗敵唐家不事賓
伏唐兵一臨掃盪俱盡今日渤海之衆數倍小於高
麗乃欲違背唐家事必不可武藝不從固違之門藝
又上書諫武藝怒遣其從兄大一夏代門藝統兵命
左右殺門藝門藝聞之遂間道來奔詔授左驍衛將
軍後武藝遣使朝貢上表極言門藝罪狀請殺之玄
宗遣使往安撫報武藝曰門藝來歸投義不可殺今

流向嶺南已遣去訖乃留其使馬文軌別遣使報之
俄有泄其事者武藝又上書曰大國示人以信豈有
欺誑之理今聞門藝不向嶺南伏請殺之繇是責鴻
臚少卿李道邃源復以不能督察官屬致有漏泄出
道邃曹州刺史復爲澤州刺史遣門藝暨往嶺南以
信之二十年武藝率海賊攻登州殺刺史韋俊詔門
藝往幽州徵兵以討之仍令新羅發十萬人應接屬
山阻寒雪竟無功而還武藝懷怨不已密遣使至東
都厚賂刺客遮門藝於天津橋格之不死詔河南府
捕獲其賊盡殺之

後唐契丹東丹王贊華明宗時歸朝清泰帝幸懷州
遣內班秦繼旻皇城使李彥紳害之東丹長子兀欲
晉開運末從虜主耶律德光入汴虜主遂殺繼旻彥
紳於東市復東丹之讐也命兀欲第留桂爲滑州節
度使以處東丹之舊地

亡滅

戎狄之性忿讐難制薦食邊境侵敗王畧示之德義
而不伏威以文告而不庭我伐用張元戎具譽烏窳
路絕鼠首計窮投戈請降繫頸就戮血覆巢穴區落
以平勦絕鯨鯢京觀斯立蓋天討有罪自取滅亡若

乃俘執其君遷徙其眾俾全晉領者蓋亦有焉

鄭瞞鄭瞞狄國名防風之後漆姓魯文公十一年侵齊遂伐我公

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莊叔莊叔得臣繇房甥

為右富父終甥駟乘駟乘四人共車敗狄於鹹獲長狄僑如

僑如鄭瞞國之君蓋長三丈獲僑如不書賊夷狄也富父終甥捧其喉以戈殺

之椿猶埋其晉於子駒之門子駒魯郭門晉節非嘗恐後世怪之故詳其處

以命宣伯得臣待事而名其三子因初宋武公之世

鄭瞞伐宋在春秋前司徒皇父帥師禦之彫班御皇父充

石皇父戴公子充石皇父各公子穀甥為右司寇牛父駟乘以敗

狄于長丘長丘宋地獲長狄緣斯緣斯僑如之先皇父之二子死

焉皇父與穀甥及牛父皆死故彫班獨受賞宋公於是以門賞彫班使食

其征門關門謂之彫門晉之滅潞也在宣十五年獲僑如

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魯桓之十六年鄭瞞伐齊齊王子

成父獲其弟榮如榮如焚如之弟焚如後死而先說者欲其兄弟伯季相次榮如以魯

桓十六年死至宣十五年一百三歲其兄猶在傳言既長且壽有異於人王子成父齊大夫埋其

晉於周晉之比門周首齊邑齊北穀城縣東北有周首亭衛人獲其季

弟簡如伐齊退走至衛見獲鄭瞞繇是遂亡長狄之種絕

潞赤狄也魯宣公十五年六月晉荀林父敗之於曲

梁滅潞以潞子嬰兒歸

仇猶夷狄之國趙智伯將伐遺之廣車智伯欲伐仇猶遺之大鐘

載以廣率廣因隨之以兵仇猶遂亡

秦戎王義渠昭王四十三年宣太后誘殺於甘泉宮
因起兵滅之置其地為隴西北地上郡焉

漢南越王興立與其母太后求內屬其丞相呂嘉反
攻殺王太后盡數漢使者元鼎五年秋以衛尉路博
德為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湟水至爵都尉楊僕為樓
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故歸義粵侯二人為戈船下
瀨將軍出零陵或下離水或抵蒼梧使馳義侯因巴
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牁江咸會番禺六年誅呂嘉
南越遂平以其地為儋耳珠崖南海蒼梧鬱林合浦

六卅九真日南九郡尉佗王凡五世九十二歲而亡
東粵王餘善玄時南粵反餘善持兩端陰使南粵反
漢破番禺樓船將軍楊僕上書請引兵擊東越帝以
士卒勞倦不許明年餘善聞樓船請誅之漢兵留境
且往乃發兵距漢帝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浮海
從東方往樓船將軍僕出武林中尉王溫舒出梅嶺
粵侯王為戈船下瀨將軍出如耶白汝元封元年冬
咸入東越故越建成侯敖與繇王居股謀殺餘善以
其眾降天子曰東越地陜多阻閩粵悍數及覆詔軍
吏將其民徙處江淮之間東越地遂虛

朝鮮者其王滿燕人也傳子至孫右渠漢遣左將軍擊朝鮮元封三年其相尼溪相參乃使人殺其王右渠來降而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已又反復收吏左將軍使右渠子長降相路人子最告諭其民誅成已遂定朝鮮為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後漢燒當羗和帝永元十四年脅諸羗數百人反叛郡兵擊滅之悉沒入弱口為奴婢當煎羗順帝永康元年寇武威破羗將軍段紀明復破滅之餘悉降散

旄牛夷安帝延光二年春叛攻零關

零關道屬越雋

殺長吏

益州刺史張喬與西部都尉擊破之於是分置蜀郡屬國都尉領四縣如太守

魏烏桓王蹋頓漢建安十一年太祖自征蹋頓於柳城潛軍詭道未至百餘里虜乃覺蹋頓將眾逆戰太祖擊破之臨陣斬蹋頓死者被野速附九樓班烏延等走遼東遼東悉斬傳首其遺迸皆降烏桓萬餘落悉徙其族居中國

晉龜茲國符堅時堅遣其將呂光率眾七萬伐之其王白純距境不降光進軍討平之

梁高昌國為河西王沮渠茂虔弟無諱襲破之其王

嗣爽奔于芮芮無諱據之稱王一世而滅國人又推麴民為王蓋車師之故地也

後魏氏楊難當太武時自號仇池公太武討平之後滅其國以為東益州

北齊費也頭虜紇豆陵伊利神武為東魏天柱大將軍天平元年正月西伐於河西滅之遷其部於河東

後周氏王楊集始魏封為武興王集始死遂僭稱大號魏將傳豎眼滅之執紹先歸諸京師以其地為武興鎮

唐突厥可汗武德初內附高祖厚加慰撫拜為吐馬

過拔闕可汗尋為李軌所滅部眾皆散盡歸于西蕃

頡利可汗始以強盛數侵中國其後灾異屢見國人

叛之太宗乘其大亂發五將以候其隙朔州道行軍

總管李靖進屯惡陽嶺夜襲定襄入其郭頡利驚擾

因徙牙帳於磧石胡音康蘓密等遂以隋蕭后及楊

正道等來降頡利計窘使執失思力入朝謝罪請為

藩臣舉國內附太宗遣唐儉安修仁等持節出塞以

安撫之雖肯朝覲謀艸青馬肥將踰沙磧靖與其副

將張公謹謀日詔使到彼虜必自覺於是選精騎齎

二十日糧乘間掩襲諸將皆日詔許其降行人在彼

柰何攻之靖曰此兵機也督軍疾進掩踰白道遇其
斥候千餘帳皆俘以隨軍頡利見使者甚悅不虞官
兵至也靖軍掩到縱擊之遂滅其國殺義城公主獲
其子疊羅施係虜男女十萬口駝馬數十萬計頡利
乘千里馬奔於西偏虛州行軍所擒之以獻諸部悉

降 又云李靖貞觀四年二月甲辰李靖大陰山擊頡
利可汗大破之滅其國復定襄寧安之地斥土界

于大漠露布以
聞太宗大悅

高昌麴文泰貞觀十三年太宗謂其使曰高昌數年
來朝貢脫畧無蕃臣禮國中署置官號准我百餘稱
臣於人豈得如此今茲歲首萬國來朝而文泰不至

增城深塹預備討伐日者我使人至彼文泰云鷹飛
于天雉竄于蒿猶遊于堂鼠安于穴各得其所豈不
活耶又西域使欲來者文泰悉拘留之又遣使謂薛
延陀云既自為可汗與漢天子敵也何須拜謁其使
事人闕禮離間隣好惡而不誅善者何勸明年當發
兵馬以擊爾國是時薛延陀可汗表請為軍導以擊
高昌太宗許之民部尚書唐儉至延陀與謀進取太
宗異其悔過後下璽書示以禍福徵之入朝文泰稱
疾不至太宗乃命吏部尚書侯君集為交河道大總
管率左屯衛大將軍薛萬均及突厥契苾之眾步騎

數萬衆以擊之時公卿近臣皆以行經沙磧萬里用兵恐難得志又介居絕域縱得之不可以守競以爲諫太宗皆不聽文泰謂所親曰吾往者朝覲見秦隴之比城邑蕭條非復有隋之比設令伐我發兵多則糧運不給若發三萬已下吾能制之加以磧路艱險自然疲頓吾以逸待勞坐收其弊何足爲憂也及聞王師臨磧口惶駭計無所出發病而死其子智盛嗣立旣而君集兵掩至柳谷進趨田地城將軍契苾何力爲前軍與之接戰而退大軍繼至攻拔其城虜男女七千餘口進逼其都智盛遣君集書曰有罪於天

予者先王也旣咎深譴積身已喪亡智盛襲位無幾君其赦諸君集謂曰若能悔禍當面縛軍門也又命諸軍引衝車炮車以逼之飛石雨下城中大懼智盛窮蹙出城降君集分兵掠地下其三郡五縣二十二城戶八千口三萬七千七百馬四千三百疋其界東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先是其國童謠云高昌兵馬如霜雪漢家兵馬如日月日月焠霜雪廻管自消滅文泰使人捕其初唱者不能得初文泰與西突厥欲谷設通和遺其金帛約有急相爲表裏及聞君集兵至欲谷設懼而西走不敢救君集尋遣使告捷太宗

大悅宴百僚班賜各有差曲赦高昌部內從軍兵士以上父子犯死罪以下替親犯流以下大功犯徒以下小功總麻犯杖罪悉宥之時太宗欲以高昌爲州縣特進魏徵諫曰陛下初臨天下高昌夫婦先來朝謁自後數月商胡被其邊絕貢獻加之不禮大國遠使王誅載加若罪止文泰斯亦可矣未若撫其人而立其子所謂伐罪吊民威德被於遐外爲國之善者也今若利其土壤以爲州縣嘗須千餘人鎮守數年一易每往交番死者十有三四遣辦衣資離別親戚十年之後隴右空虛陛下終不得高昌撮穀尺布以

助中國所謂散有用而事無用未見其可太宗不從竟以其地置西州又置安西都護府留兵以鎮之初西突厥遣其葉護屯兵於可汗浮圖城與高昌相影響至是懼而來降以其地爲庭州於是勒石紀功而旋其智盛君臣及其豪右皆徙中國麴氏有國至智盛凡九世一百三十四年而滅

吐谷渾貞觀已後與吐蕃互相攻遣使請兵救援高宗皆不許之吐蕃大怒率兵以擊吐谷渾諾曷鉢旣不能禦脫身及弘化公主走投涼州高宗遣右威衛大將軍薛仁貴等救吐谷渾爲吐蕃所敗於是吐谷

州之地置安樂州以諾曷鉢為刺史欲其安而且樂也其封襲遂絕吐谷渾自晉永嘉之末始西渡洮水建國於群羗之故地至龍朔三年為吐蕃所滅凡三百五十年

高麗王高藏高宗儀鳳中授開府儀同三司遼東州都督封朝鮮王居安東鎮本蕃為主高藏至安東潛與靺鞨相通謀叛事覺召還配流邛州并分徙其人散向河南隴右諸州其貧弱者留在安東城傍聖曆

二年又授高藏男德武為安東都督以領本蕃自是

高麗舊戶在安東者漸寡少分投突厥及靺鞨等高

氏君長遂絕

又云高藏加授遼東州都督封朝鮮郡王遣歸遼東以輯高麗餘眾先有編附

諸軍高麗悉放還本蕃司農卿扶餘隆為光祿大夫太嘗員外郎加授熊津州都督封帶萬郡王亦令安輯百濟餘眾仍移安東都護府於新城以統之時百濟本地荒毀特令寄於高麗之境高藏既至遼東羅城謀叛靺鞨召還流邛州徙其人於河南隴右其舊地沒於新羅城傍餘眾後漸寡弱散投突厥及靺鞨扶餘隆竟亦不敢還舊國土地盡沒於靺鞨高氏扶餘氏君長遂絕

吐蕃龍朔中與吐谷渾不和遞相表奏各論曲直國家依違未為與奪吐蕃怨怒遂叛以兵臨吐谷渾告急高宗令將薛仁貴郭待封等率眾十餘萬伐之軍

至大非川爲欽陞

敗遂滅吐谷渾

附元龜

